

此樂也汝水名言度此
水不仕也 善注同 昔伊尹輟耕郟 質 憚投竿思

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 向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聘之伊尹曰我

處畎畝之間豈若使吾君如堯舜之道乎遂往應命後漢郟憚與鄭次都隱於弋陽山郟憚歎曰天生俊士濟天下人豈可為巢許而去堯舜乎遂舉孝廉為郎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意欲濟之今出其難也 善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 踴躍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郟憚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憚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憚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憚客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遠矣 善曰秉執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鈞緡並取魚物丹水水名 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堯谷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 善本作 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而吾方欲秉耒耜

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翰曰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安不懼也非以貪天下為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富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憂哉此二人亦其美志也 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謙國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憚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懼之

前者邑人念弟無已 良曰鄉邑之人 欲令 善本無 州

郡崇禮師官 善本作 授邑誠美意也 歷觀前後

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 徒有飢寒駮

犇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為眾官之師教授

鄉邑誠美意也 翰曰俟待也黃河千年一清而聖人出焉言待聖人出則人壽促何可待也 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駮犇走左氏傳子駮曰周詩有之曰涘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

且官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資而圖富

遲也

且官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資而圖富

遲也

遲也

遲也

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

耳向曰金金日碑張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喻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

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游官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善曰漢書金日碑贊

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

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北極有自見也

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

故譬猶越之射爾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銑曰謂賴祖考之餘慶免負擔

之勞也勤勞也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矣弛於負擔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良曰從夫子之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去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追蹤此丈人乃養雞種黍以為田家事也善曰漢書曰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

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濟曰精思也墳籍為典墳也善曰孝經

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無成善本作或字游言以增邑邑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邑邑失

志見善曰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玄曰游浮也不可謂之言郊牧之田空以為意向曰

曰郊郊外曰野謂負郭之田也善曰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廣開土宇吾將老焉郭外

銑曰言不用廣開土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劉杜二生

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良曰劉杜璩友人也生者有德之稱也朱

明夏節也善曰爾雅曰夏為朱明相見在近不復為言善本作近故不復為書六字翰曰言劉

杜二生相見在近故此不言慎夏自愛向曰慎夏熱之氣以自保愛也璩報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邊四十二卷

世四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悲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代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

善本作謂之知

言

銑曰山嶽為潁川大守時山濤謂嶽云康性行不堪職仕極康之志故以為知言也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

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字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穎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聞之以黃帝為知言然經

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向

經常尚猶也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善曰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

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悌小

名善曰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

阿都志力閑華每喜事雖不行知足下善本有不知之

足下家復有此弟良曰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我情也善曰言不知已之情翰曰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怪責於人言

寬容也善曰言足下傍通衆難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

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吾直性狹中

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銑曰直性謂不從物狹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

非本意也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間聞足下遷惕然不

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向

間頃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我以為尸祝之助也善

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鑿善本

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

汗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拜介

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良曰并謂兼利

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儔

兼利而已自守也善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歧

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

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

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

語謂虛說也言已不堪不可勸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

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

而悔恨不生者耳言聞有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

吾豈敢短之哉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敢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又

仲尼兼愛不著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

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蓋取也執鞭下士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所謂達人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

悶濟曰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為憂悶矣渝變也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悶以此觀之故堯舜

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善本作棲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子房之佐漢

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銑曰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

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向曰百行言多也君子之行所趨各殊而同歸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也善曰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故有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濟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任各有所短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陵高

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

也良曰吳子諸樊既除壘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曹人立公子臧臧曰聖達節次守節若為君非吾節也故季子慕之而不仕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壘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史曰善本每上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為人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後遂入山隱也臺終字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大息想慕此二子為人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檐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修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修徒冬反史記太史公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

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涉經學性復踈善本作踈懶筋驚肉緩銑曰踈慢懶也筋驚謂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善曰孔而

與慢相成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與禮相違背善曰孔而

為齊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濟

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

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良曰續

鄉食以嘉肴愈善本作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翰

實謂用本情也篤固馴擾育養羈繫纓縻赴蹈

善曰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

善本每上

善本每上

善本每上

善本每上

善本每上

善本每上

善本每上

善本每上

善本每上

善本每上

善本每上

善本每上

鑣馬銜也肴俎實也愈益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
雖有榮祿終思遁逸 舍曰毛詩曰弗厭豐草弗甫物反阮嗣宗

口不論人過吾毋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

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 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每
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

及之然嗣宗曠大之性過人而不傷於物雖飲酒之後有過失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
曰飲無求辭纒以相娛
荒沈過差可不慎與 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

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
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母喪

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誕敗禮傷教空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
羸卿其忍之文王時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仇讎也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狂性放蕩傷敗禮
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互投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
此賢素羸病
君當恕之 吾 善本作
以字 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

闕 濟曰弛緩闕失也
善曰資材量也 又不識人情暗 善本作
闇字 於機空

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 良曰機者事之微也空
事也石奮有子四人仕

皆至二千石并父為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
能忍慎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為累也 善曰漢
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
者與尾而五今西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
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 久與事接疵

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
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

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翰
曰

疵病釁瑕倫理熟審也言我久與人事相接則瑕釁日起豈得無患
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堪也 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任用
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言康晚起為吏呼之不
置放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
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
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

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必
寐

不得搖性復多蟲 瑟
把菴 搔無已而當裏以

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向曰弋繳射也痺濕病也裏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

臣也善曰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作詭文曰痺濕病也俾利反

素不便書

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荅

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濟曰堆滿也机亦案也教禮教義名義也

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

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

良曰言不為人

及有欲中傷者善曰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矜恕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雖懼父具反善本作瞿字

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翰曰懼然自警策也化謂改變也善曰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

之諫則瞿然晉灼曰瞿音台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

銑曰詭誑也言欲下意順

人則為詐之道情不願為善曰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以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

亦終不能獲

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

向曰咎凶也譽美聲也善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爰盈坐鳴聲

聒耳蹶塵臭處千變百技

善本在在目前六不

堪也

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塵臭技巧之物在於前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誼也

心不耐

煩而官事鞅

於兩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

七不堪也

良曰鞅掌衆多兒機事纏繞故事也言事繁於思慮也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玉事鞅掌尚書曰

一日二日萬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

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翰曰湯與武王以臣

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言非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為禮教之人不容我也

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

銑曰剛腸謂彊志也肆放

也言見患便道不能慎言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

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

二不可言我以編狹之心理此
數患縱免外禍亦當內病也
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

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濟曰道士謂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木黃精藥名也善曰蒼頡

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
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

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捨
善本作舍字其所樂而從

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

之
良曰行往也懼謂畏上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禹不偏柏成子高全其節

也
翰曰柏成子高堯舜時諸侯及禹登位退耕於野禹問曰何也高曰今有賞罰是刑自此始也耕而不顧禹曰難化矣乃不偏

之是全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

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

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父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助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

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亦嗇甚也近諸

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
向曰徐庶與諸葛亮拒曹操為曹操所破徐庶之弟見獲

於曹操庶乃辭先主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圖霸業者以此一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別以詣曹操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偏者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偏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庶字也善曰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操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

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操所追破庶弟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

遂詣曹操魏略曰庶名福
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

濟曰強勸勉也華歆舉管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寧辭不受歆字子魚寧字幼安善曰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

大夫固辭不受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

善本有者字也

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

善本無必字不

可以為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故四民有業各以其善本作志為樂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亮華歌

是識其性而首末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轉也摘椽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言為者各樂其得志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善本足下無似

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翰

言人各有所樂惟達者可知故云度內耳章甫躬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可以已好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善曰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

自以善本無自嗜

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鏡曰鴛鴦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臭爛而以

死鼠養鴛鴦雖言此譏濤也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鸕鷀子知之乎夫鸕鷀發南海而飛至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腐鼠鸕鷀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

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

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

不顧足下所好者向曰術法也外踈也滋味美味也寂漠

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好榮華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

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善本無

不能堪其所不樂濟曰頃時已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堪

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

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良曰言我自決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寃猶枉屈也

溝壑坑也善曰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濟於溝壑矣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

常淒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

多病顧此悵悵力剛如何可言翰曰歡愛也悵悵悲悵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善本有與親康子劭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

舊敘離善本無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

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矜奴了之不置不過欲為

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

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

近之可得而善本無言耳向曰矜惱置止也言惱我不止

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濟曰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

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所不包而又不求富貴乃可

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良曰言我以病困離俗

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自全真性之所乏短不

同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求善曰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豈

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

於相致時為歡善本作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

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曰黃門閹人也本絕陽道

野人有快炙背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歡

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

已疏矣銑曰快喜也宋有田夫自暴於日顧謂其妻曰負日之

美芹子者獻於鄉豪嘗而苦於口嗟而怨之斯亦子之類也言雖有

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愛也善曰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麋

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奧室絳纒狐貉顧謂其妻曰負

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昔人有甘戎菽甘

菓莖與芹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苦於口願足下勿似

躁於腹衆哂之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向曰解謂解足下舉我之意也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滅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

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荆

濟曰太祖輔政石苞領都督揚州諸軍事太祖使徐劭欲至吳苞令參軍孫楚作書

與皓也

苞白蓋聞見幾

善本從木

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

大春秋所誅

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誅討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生

善本

也是故許鄭以銜譬全國曹譚以無

禮取滅

翰曰兆見也言吉凶榮辱在於見幾也楚子伐許許異面縛銜譬楚子命之使復其子楚子圍鄭尅之鄭伯肉

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楚子許之是全國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後復國遂滅曹齊桓公出過譚不禮焉至冬齊師滅譚是皆無禮而取滅亡也鄭伯非銜譬然以同降故連用之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壁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尅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載籍既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辭

類崇飾浮辭

銑曰載籍謂史籍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也浮虛也言史籍所記非飾虛辭也

善曰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苟以夸大為名更壅忠告

之實也

善本無也字

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

幽昧歷

善本作曆字

數將終

向曰夸奢喪失粗麤悟明也漢火德故云炎精幽昧謂暗亂無道也歷數

錄籍也終盡也 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

相靈失德災孽竝興豺狼抗爪牙之毒弄生人

陷塗炭之艱 濟曰言桓靈失道災孽竝起也豺狼惡獸喻亂
賊也抗張毒害塗泥炭火也言百姓皆如陷於

火而難苦也 善曰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已失
德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茶與

塗古字 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細 良曰貫綱也紐結也
通中 言九州之事斷絕而

皇王綱紀解其結也 善曰周禮曰職方乃辨
九洲之國使同貫利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 **四海蕭條非**

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翰曰四海四方也蕭條
空遠自太祖魏武帝也

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 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
各蒙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闔苞

受曰弟感苗 裔出應期 **征討暴亂克寧區夏** 銑曰暴亂謂袁紹董卓
之徒克寧能安也 善

曰尚書曰用 肇造我區夏 **協建靈符天命既集** 向曰協同也靈符謂神
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

天命與人心相會也 善曰曹植大魏篇曰
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 **遂廓洪基奄有**

魏域 濟曰廓開洪大域國也 善曰曹植魏德論
曰武創洪基剋光厥德 毛詩曰奄有四方 **土則神州**

中岳器則九鼎猶存 良曰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九鼎
云器 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

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丘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史記曰秦
取周九 鼎 **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 郁之攸

同天下之壯觀也 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
也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

望也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
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州攸

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 此事天下之壯觀也 **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

銑曰公孫淵遼東侯度之子康之弟故云承籍父兄裔遠國也 善
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

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
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也

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 向

擁恃也燕胡匈奴也憑依陵乘也盤桓不進兒言恃險遠不脩職貢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馮陵樊邑國語虢文公曰古者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馮陵樊邑國語虢文公曰古者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刑其職各以其所能刑其貢各以其內
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

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善本作疇字貨賄

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濟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本濟水曰桴倉

流海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朔土北方也貂鼠皮也言公孫
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

往來贍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
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狔

自以為控弦十萬犍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

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善本有也字良曰

齊二國在遼西故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乘轢踐也言淵恃
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也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
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

沙漠周易曰聖人宣王薄伐猛銳長驅翰曰宣王司馬懿

南面而聽天下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師

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

銑曰次至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凶
惡也折首猶斬首也善曰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曰援

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良曰

疆場邊畔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善曰

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祈連山海經有

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濟曰

咸皆也殊謂異國也言皆送款誠附我魏國也善曰毛詩序曰

民乃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自

茲遂隆九野清泰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天下

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

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翰曰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

不羈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

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慎國遣
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磐三百枚
崔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

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善本無也字魏魏蕩蕩言帝德廣遠也想謂想孫皓當

已具聞也善曰論語子曰太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成功

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王權遭時亂播遷九江外也表外

也善曰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荆州討卓引軍還往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

備震懼亦逃巴岷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通先主

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

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良曰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大無涯為吳之固也言吳蜀時

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善曰張載劔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我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魏明

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云虜假氣游魂鳥魚為伍

從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

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翰曰二邦吳蜀也言相合扇動

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言持久可與大山齊其終

始也善曰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嗚予和汝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

帝室文武栢栢志厲秋霜銑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栢栢武貌厲嚴也秋霜殺

物也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廟勝之筭應變無

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筭無盡思慮絕於眾人也善曰孫子

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

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

以萬機濟曰萬機萬事也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

力稜威奮伐彌善本作入其阻良曰長轡遠御謂有長遠之策也潛密奮振彌

敵一向奪其膽氣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氣也善

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膽乎鄰國毛詩曰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毛萇曰采深也音彌

見上文

萬機已

入其阻

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小戰江介則成都自

潰懼兵劔閣則善本作**姜維面縛**銑曰介間也成都蜀

也懼示也劔閣蜀山也姜維蜀帥也面縛請降魏將鄧艾也善曰

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

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

大破之殺瞻進軍到維後主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謂艾會統十餘

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

破以其眾東入巴後主詣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

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開地五千列郡三十**

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師不踰時梁益肅清向曰平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

名肅清謂平定也善曰穀梁傳曰

伐不逾時**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濟曰竊號之雄謂後

戰不**球琳重錦充於府庫**主也稽顙謂首至地

也絳闕魏闕門也善曰禮記曰拜

而後稽顙傳立西都賦曰巍巍絳闕

良曰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充滿也言滿我魏之府庫

也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毛里錦三十兩

夫號滅

虞亡韓拜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翰曰晉滅虢次反於虞秦并韓而魏徙居大梁此舉前事可明於後

也言蜀滅吳亦為次師法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韓京

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

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稅內附善本**願**

銑曰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譚使如魏

請太守及兵是覩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皮也

善曰吳志曰交趾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向

輔車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之與唇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

呂興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援助也善曰左氏傳宮之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

侯却指河山以自彊善本作**大殊不知物有興**

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濟曰危國謂吳也魏武侯與吳起浮

西河至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

固此魏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

國也武侯曰善此言吳王恃險自彊不知滅亡之將至也善曰史

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而中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

衝萬里良曰僚官也折摧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善曰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乂在官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虢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國富兵彊善本作強字六

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

自頃國家整治器械銑曰脩兵仗也善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

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

善本行木盡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脩舟楫木盡者廣言以脅之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

艘蘇勞反則善本無則字千里相望濟曰濬深也樓亦舩也艘亦舩之總名善曰尚書大傳

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

如今善本有日字之盛者也良曰黃帝剗木為舟言代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善曰周易曰黃帝

之謂也善本無也字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

愛民治國道家所尚銑曰眷眷迴顧也電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國是至道之所

崇城自善本作遂字甲文王退舍向曰文王

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

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濟曰示見喻曉也謂

是求多福也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蹙然改容

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稱臣

是求多福也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蹙然改容

蹙然改容

蹙然改容

祗承往告

良曰慶然驚起良言能驚起改尊倨之容敬承所往之書告也善曰漢書曰陸賈說尉陀陀於是蹶然

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嚴助往諭因使其子嬰

齊入侍宿衛也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北面稱臣伏

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

銑曰策書也言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永

世有福於江外長為諸侯藩輔謂諸侯也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答君也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

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報曰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而討之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

楊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雍益青徐荆楊兗豫並州名征東將軍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脅之也善曰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

驅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

燭日旌旗流星

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也蜀曰謂赤羽若日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善曰羽

游龍曜路歌吹盈耳

統曰馬高八尺曰龍

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

士卒犇邁其會如林

向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善曰尚書曰

先忽焉

善本作然字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

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壞

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良曰

也寒心痛心也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夫治膏肓者

膏心下也育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己之言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

一曰居育之上 一曰居膏之下 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

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翰曰謬誤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及入

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也 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謂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漣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過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義謀在為去就 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弗良圖 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

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

安子紹集序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父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也 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而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 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謠 向曰叟老稱李老子也楊朱南游於沛老子西入秦至梁祖遇謠於道中老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也梁生鴻也岳即山也謠歌也梁鴻登北邙山作五噫之歌以傷時肅宗聞而求之因奔走於吳吳則越也 善曰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唯唯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

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外邛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

哉銑曰嘉遁者隱也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謠也不得已謂被遷也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惟別之

後離羣獨逝善本作遊字背榮宴辭倫好經迫路涉

沙漠雞鳴善本作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濟曰逝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

山則馬首靡託良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善曰漢書揚雄反騷曰恐日薄於西山日薄西

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

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臯之

巔翰曰飈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崎嶇不平與九臯九折之巔澤也慷慨失志兒臯山巔上也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進

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

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

之所懼也銑曰蹊徑也榛密休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與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至若蘭茝

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

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

而歎息者也銑曰蘭茝香草也桂林香木也以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也林惕驚自衢道也善曰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

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濟曰言北土寒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也以喻投人不

知者必懼而按劍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劍也

今將植橘柚於玄

朔蒨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

善本

善本

善本

善本

作舞 於龍貴俗固難以取貴矣 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袞

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也聾俗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以爲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

善曰龍袞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

鐘鼓之聲 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言此工不貴我則當傷我也善

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飄

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鞞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銑曰飄飄謂羈旅也

無人之鄉謂安所徙處也揔攬也前言謂經過涉沙漠也懸鞞懸車也後慮謂蘭茝傾頤之事戒懼也善曰前言之艱謂經過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比

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 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

向曰啓暉謂明也遄速征行也 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

善曰蔡琰詩曰遄征曰遐邁 惕 濟曰太陽曰也戢斂也斂曜謂夜也劬勞惕驚 肆目平隰

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

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

爲貴也若迺顧景 善本作中原憤氣雲踊哀物

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

紘雄心四據 良曰遼廓遠也脩長淹久悴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此乃知不足貴也顧景恐時

不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睇視也紛紘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盛也善曰阮元瑜爲曹操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 翰

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思躡此者言高也橫奮謂縱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善曰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 蹴崐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

九區恢廓 善本作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

銑曰崑崙太山喻權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廓空也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善曰劉駒駱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

浴九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向曰垂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

區善曰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不食有攸往鋒鉅靡加六善本作翅字翻摧屈自非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濟曰鉅鏹也言不加鋒鏹而六翻自摧屈也命天命憤怨也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

崖飛藻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芳苑猶生於美族也喻嵇康承家世德盛而生也擢出也言康道德如草之

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也

善本作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

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翰曰潛龍游鳳喻君子也亦相感動之意榮曜喻富貴也眩惑豔美餌食

儔類也聲名今聞也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

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銑曰翱翔游樂也倫黨明黨也姿態綽寬裕優也吟嘯自得志兒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

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熒熒善本作風熒熒

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

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向曰熒熒猶單獨也深釋解遐遠也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

有遠心相望也善曰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善曰淮南子曰斷金

敬爾儀敦履璞沈翰曰儀善敦厚璞真沈深也謂交

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銑曰繁多

與陳伯之書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

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又以衆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

冠三軍才為世出

濟曰恙憂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謂文武之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良曰鷺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棄鷺雀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化謂背齊歸梁也明主即武帝也善曰劉璠梁曲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迫之伯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銑曰重職也開國謂為江

謂孤寡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向曰朱輪丹漆飾之也擁持旄幢也萬里言威化遠也善曰史記蒯通說武

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

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如何一日為犇

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

劣邪濟曰犇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聲也股脾也穹廬旣帳也屈膝拜也魏本匈奴人故云穹廬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

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

王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已蜀文曰交臂

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

旨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調交會之間

也他異審詳也流言反問之言也善曰呂氏春秋

沈迷猖蹶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沈迷猖蹶

以至於此

善曰沈溺迷惑猖狂蹶僵也言惑亂妄行至於此也

沈迷猖蹶

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沉迷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

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
獨覽至于今日志猶未已
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

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
用謂可施行也言聖朝

推赤心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
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荅晉王令

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

棄瑕錄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

信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

書得吏人誘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

安此善本無將軍之所知非善本作假僕一二談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

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

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味血涉與味同尚書曰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

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

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事刃公之腹者畏

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中皆為刺也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

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濟曰無昔人之罪謂

罪哲智也善曰楚辭曰迴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良曰謂

疾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

速而能迴是不迷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

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善曰謂法網之疎漏於吞舟之魚也言輕法而重恩也

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

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

銑曰松柏不翦謂不毀損其先代墳墓也善

高臺未傾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栢梧桐以識其墳

愛妾尚在

向曰愛幸也言宅宇幸妾皆未追沒也善曰桓子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也善曰長揚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曲池又悠悠爾心亦何可言良曰悠悠憂傷之貌善曰已平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善本作惟

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

金印紫綬列侯之飾幄帳也謀策謀也輅使車也節旌節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

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胷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謀

惟幄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輅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

其一立刑馬作摺傳之子孫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為誓使太山

如礪永傳國於子孫也善曰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將軍獨覲

聽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銑曰覲強借假也謂假借

少時之命而為夷狄驅馳也哀哉傷痛之聲善曰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懼夫以慕容

超之疆善本作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

向曰慕容超寇河北高祖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泓將妻子請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

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晉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剋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

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偃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故知霜露所均不育

異類也善本無也字濟曰均平也謂洛土中也異類匈奴也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良曰姬周姓也言成王光武皆都洛

陽故云舊邦也種類也善曰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二十四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北虜僭

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熯爛翰曰北虜謂托

跋珪僭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亡也善曰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

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

涉配天多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熯

爛見下文况偽辟昏狡自相夷戮銑曰蕭衍廢其魏主寶融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偽驀

蓋指宣武也狡亂自相夷戮謂廢寶融也善曰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元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

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柔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

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良曰部落攜

類也攜亦離也會豪魁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頸謂以繩繫項也蠻邸藁街皆置蠻夷之館也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

種類屠各取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為會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

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邸支首及名王以下空懸頭藁街蠻夷邸間

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濟曰

沸鼎鷲巢飛幕言危之甚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居之亦同魚鷲之危飛幕軍幕也善曰袁山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

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扎曰夫子之在此也猶鷲巢于幕之上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鷲亂飛見故國之旗鼓

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良曰北豈不愴恨至寒故

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日昔日也撫持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恨悲恨也善曰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

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縞繆撫絃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憫然授兵登

陴陴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

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翰曰廉頗為趙將攻魏之繁陽

攻樂乘走之而犇魏之大梁後趙數困秦兵趙王思得廉頗頗亦思為趙用也吳起事魏守西河後以魏君聽讒乃犇楚顧望西河而泣

左右曰君戀西河乎起曰不戀然不忍見秦之取西河是以泣其後西河果入秦思趙用泣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善曰史

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廉頗遂犇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

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諧之魏武侯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休望西

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畢能秦必云西河今

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惠子曰人故無

情乎**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勉勵善圖歸梁是多福也言早

善曰魏志明帝報王助詔曰欽納**當今皇帝盛明天下**

至言思聞良規多福已見上文

善曰魏志明帝報王助詔曰欽納

安樂 向曰皇帝謂梁武帝也安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 善曰皇帝梁武帝也解朝曰遭盛明之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白環西獻楛矢東來 濟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白環周時昔武王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磬 善曰世本

夜郎顛 善本池解 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磬

辨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良曰夜郎顛池皆南夷以就衣冠朝鮮遠國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額角叩地也 善曰

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推結嵩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編將兵略巴黔中縞至滇池欲歸

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眾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 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

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

額角犀 厥地也 **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

之命耳 翰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掘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 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

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

遑沙塞 **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 曰銑

臨川王高祖弟也時為中軍將北討魏殿下者不片言王也若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揔統也戎兵也 善曰何之元梁

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比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顥表曰成都

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 善本無 **弔民洛汭伐**

罪秦中 向曰弔慰也洛北曰汭秦中關中也 善曰孟子曰湯

詞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 **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

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濟曰儀逢自稱也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困偏方思我言也聊

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 善曰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

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劉

劉孝標 良曰劉峻自序云峻字孝標平原人也八

今掌石渠後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初孝標以仕

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

命由人行之書荅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

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

之故云重也 善曰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暮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圍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求之

致也 向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標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 善曰孝標集有沼

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

物緒言餘論蒞 善本作 而莫傳 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之遺言餘論皆蒞藏而不傳於我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

瑜長逝化為異物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

徽未沫 而其人已亡 向曰徽美沫滅也其人謂沼也 善曰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兮

芳至今猶未沫三逸曰沫已也亡蓋反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士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 青簡尚新 善本

有而 宿草將列 濟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書宿草陳根也列行列也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也 善

曰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泣然不知涕

之無從也 良曰泣然淚流兒 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

遇一哀而出涕曰予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 翰曰隙穴也

惡夫涕之無從也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 駟馬馳而過

穴喻速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人命如之 善曰墨子曰人

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由駟而過郊也郊古馳隙字也陸機詩

曰寸陰無停晷 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銑曰言文章之

尺波豈徒旋 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美如蘭菊英妙

之華永無絕也 善曰楚辭曰 故存其梗槩更酬其言 向

香蘭芳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 若使墨翟之

梗槩粗略也酬報百意也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

談有徵 濟曰墨子曰周宣王無罪殺杜伯後宣王出田杜伯持

之本賈誼具言所由也爽差徵驗也言二人說鬼神事有實則我可

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
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箕東平之樹望咸陽

而西靡蓋命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良曰宣帝子封東平恒思

長安及死東平冢上樹盡皆向西而靡蓋山有舒姑泉者昔有舒氏
之女伐薪於此忽然坐地牽挽不動其伴還歸告其家比來唯見清
泉母曰吾女性好音樂乃作絃歌於泉上忽有朱鯉一雙躍出而
節善曰聖賢冢墓記曰東于思王家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
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
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
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
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翰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

子知之使還當與及迴徐君已死乃脫劍置墓樹而去言今所答亦
猶懸劍於墓樹而已善曰劉向新序曰延陵季氏將西聘晉帶寶
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
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銑曰漢書云劉歆字子駿少通詩書能屬
文成帝時與父向俱領校書講六藝傳記
後王莽篡位為京兆尹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
意讓責也太常則尚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
廣大謂之博士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
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至中壘校尉王
莽篡位為義
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皆列於學官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夫
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左氏傳毛詩夫經古文

尚書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尚書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
歆欲立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講議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濟曰言諸博士不
肯與歆論議相對

也善曰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
氏而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

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纍起相襲

其道甚著

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也糸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

周室既

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

翰曰言天子微弱政教不行故國家

之道所以不全也

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

銑曰歷經應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事曰

頌也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

記帝王之道

向曰脩易謂作十翼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脩春秋善曰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

書脩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

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

善本無

子終

善本無

而大義乖

濟曰夫子孔子也沒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十二子謂

孔子弟子達者之數也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善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重遭戰國

弃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

之術興

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也邊豆禮器也二十五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法孔子之道謂詩

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法興起也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

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

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翰曰謂禮教頹毀也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賢聖之道由是滅亡善曰漢書武

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

皇求仙藥云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

漢興去聖帝明

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

一叔孫通略定禮儀

銑曰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二王也遐亦遠也襲亦因也叔孫通秦二世

博士高祖定天下權制禮儀也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

天下唯有易

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

向

秦燒詩書惟以易卜筮不禁至漢惠帝除挾書律挾藏律法也善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書曰孝惠四年除

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

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

意濟曰周勃封絳侯灌灌嬰介冑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

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

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壁

朽折散絕

求得二十九篇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

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始也眾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儒至

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

師皆出於建元之間

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建元武帝年号也善曰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号也

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頌相合而成

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

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

朕甚閔焉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及魯恭王

壞孔子宅欲以為宮

得古文於壞壁之中

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孔安國孔子

後悉得薛中書獻之會武帝許庚太子巫蠱之事朝廷倉卒不及施行天漢武帝年号 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

帝年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良曰左姓也丘明名也 善

號也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

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善本無愍學殘文

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

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善本無或閒善本編

濟曰通卷伏藏稍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真正也校考也舊文古文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 善曰漢書曰劉向以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博問人間則善本有魯國

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

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

未施翰曰相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校與此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 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柏生說

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察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

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善本有也字 銑曰歎慙往者

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疲善本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向曰綴緝陋隱也言緝學之士不思闕失但就隱少之中分析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信口說而背傳

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說末師

即鄒魯梁趙也傳記往古文者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

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雍講藝之所也封謂封泰山禪謂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賚諸侯也冥暗

原本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

也

善服義之公心

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私情也恐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服用也言無從善

用義之正心也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銑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也雷同謝雷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善曰禮記曰無雷同抑此三學

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抑止也三學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善曰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

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

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

謂經教也學士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統紀揚明也文教是非也言帝深知其妬疾私情推讓賢士故因而不違也故下明

詔試左氏可立否

善本作不字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

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

則不然

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自謂也微弱得廢遺以補闕少今則不然謂不肯也深閉固距而不肯試復以不誦

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

翰曰猥頓也不誦絕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言如此者乃凡人耳非君子所當然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

論今上所考試

善本作視字其善本有為字古文舊書皆有徵

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

銑曰數家之事謂歆欲所立者先帝成帝也應當也言古文與時所行者相當豈為苟且而已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

野乎

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善曰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子孟

濟曰歐陽生字伯和受尚書於伏生施讎孟喜言此二人善於春秋公羊易等善曰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

孝宣善本作皇字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書良曰穀梁子名赤梁丘賀字長翁夏侯勝之先始從張生之受尚書後族子始昌傳勝故書有小大夏侯之學也善曰漢書梁丘賀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義雖相反猶立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與善本無與字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夫墜於地在地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

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銑曰包含也守殘謂諸生守殘缺之業黨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謂古文也陷墜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鐘山在郡北其先周彥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學涉有善譽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吳王為立祠於鐘山下因改山為蔣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既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善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顥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馳煙驛路勒移

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良曰驛傳

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

出也蕭灑脫落也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墮孫盛晉陽秋曰呂

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

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度白雲善本作以方絜

干青霄善本作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善曰隱者之志

觸也方知之言有如此也善曰孟子曰

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若其亭亭物

表皎皎霞外芥子金而不朽履萬乘其如脫

亭亭高聳見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皆

貴之此高擊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履而已言輕也善曰爾雅曰芥

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

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卿有

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取也遂辭平原君曰魯連下曰魯連

志閑舉天下而傳之聲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

孟子注曰

有焉善曰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罔亦

草履可履

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洛浦

蘇門先生

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蘇人曰吾聞聖

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言有堅固

如此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書也好吹笙作鳳鳴遊

伊維之間薪

豈有善本作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程

子之悲慟朱公之哭善曰朱楊朱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黃

可以黑楊朱見岐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無一定之志

故舉此二人悲哭以譏之善曰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翻覆素絲

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

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

良曰驛傳

善曰隱者之志

善曰孟子曰

善曰爾雅曰芥

善曰魯連壽

善曰魯連下

善曰蘇門先生

善曰蘇人曰吾聞聖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遁東魯習隱南郭銑曰周子謂彥倫也僑俗俗中之僑士也博大通也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

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顯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

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合切

巾北岳向曰竊盜濫借也南郭處士盜居吹竿之位巾隱者之郭濫吹竿也善曰偶吹即齊竿也偶匹對之名巾

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屣屨

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濟曰誘也欺詐也言雖假其容見於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

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歌**善本作**幽人長往或怨王**

孫不游良曰排推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拉折也傲蔑皆輕也張大橫蓋也幽人王

孫隱者之稱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顯初至如此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楚

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談空空於釋部覈胡玄玄於道流

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正

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寡流者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

務光何足比

涓子不能儔銑曰務光涓子皆古之隱者比方儔匹也善曰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

葦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竅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向曰騶使乘也鶴書謂鶴也隴山陵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騶騶頭故有其稱

席次袂從筵上焚芟其義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

走俗狀

濟曰言辟書既至則神魄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掉臂也芟製荷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舉聘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騁也善曰楚辭曰製芟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

風雲悽

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

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

翰曰悽愴憤咽皆然怒兒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

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良曰紐繫縮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善曰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

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

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

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銑曰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言越衆城而為縣宰之稱

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言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

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湖右

道帙長擯

善本作殯字

法筵

父埋敲扑

普

誼嚙犯其慮牒訴控

孔

惚惚裝其

懷

向曰軼書衣也擯弃也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告也空惚惚偏兒言道書講席父從弃理而聽訟通於懷抱也善曰

過秦曰執敲扑以鞭撻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丘王逸曰倥偬困苦也

琴歌既斷酒

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紛於折獄

濟曰琴歌酒賦皆逸

人之務言今斷絕無繆也綢繆親近也紛紛衆多之兒結課考弟也折獄謂審刑書也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

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

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

音錄良曰張敞趙廣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籠架之善曰漢書曰

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

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頓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

希蹤三

輔豪馳聲九州牧

翰曰涓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三輔也秩皆

二千石牧長蹤跡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過之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

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

獨舉

銑曰我謂鐘山神所稱也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也善曰成公綏鷹賦曰陵高霞而輕舉

青松落蔭

白雲誰侶澗戶

善本作

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

延佇

向曰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言山人之去松陰零落白雲無與為偶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

至於還颺

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

善本作

怨山人去

兮曉徠

善本作

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縛塵纓

翰曰颺風寫吐楹柱也蕙香草山人葺以為帳此因山言之故託須鶴以寄驚怨也投棄也謂疎廣弃官而歸

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世事也

善曰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迹蘭

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

謂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良曰南岳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

也騰起竦一謂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慨歎也游子謂周

驪也欺詐弔問也言山為周顯所詐情懷所壅而無人相問也善

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立曰計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

秋桂遣風春蒨維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

素謁

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言今無人故遺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貧素之

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善曰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

議也素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阮藉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雉集訓張長史詩曰司貧清風館

共素白雲室柱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今

又促裝下邑浪柁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

步於山局

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柁棹也言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局

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假跡於此山門善曰楚辭曰漁父鼓

棹而去王逸曰船舷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棹楫也呂氏春秋

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豈可使芳

於蕙路汗淥池於善本作洗耳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

見崖嶺再被淖穢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路汗濁我洗耳之池也

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爲汗乃臨池而

洗耳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

谷口杜妄轡於郊端

濟曰肩門也岫幌山窻也雲關謂以雲為關鍵藏斂端霧使無聞見也木棘妄

轡謂周顥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柱絕之

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

為君謝逋客

良曰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瞋怒擊折顥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顥也謝去也文言草

木謂為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三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檄

喻巴蜀檄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棘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翰曰檄較也喻彼使較然知我情也此周末時穆王令祭公謀甫為威讓之詞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唐蒙通夜郎徵發巴蜀吏卒因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作此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

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

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銑曰蠻夷外國之通名擅專也不討謂不征伐日久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郁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和謂降服也善曰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康居

西域重譯納貢稽首善本來享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

也稽顙首至地也享亦獻也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良曰閩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相誅殺而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齊入徇衛也善曰文穎曰手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裳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

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棘蒲捷捷善本脫之長常效

貢職不敢惰怠良曰捷謂蠻夷名長君效具惰怠傲慢也善曰言君者大之也文穎曰捷為縣論語撰考識曰穿曾脩耳莫不貢職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

臣妾翰曰踵足也喁喁眾口向上之兒言蠻夷之人喁喁然向國家風義願為臣妾善曰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向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

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也濟曰中郎將謂唐蒙也賓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中郎將郎唐蒙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

不然良曰幣帛和戎之貨也衛護也不然謂不意之變也善曰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

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翰曰靡無也言意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不許為兵戰之患

其辭也發軍興制謂起軍法誅將帥也善曰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興制謂起軍法制誅將帥也驚懼子弟憂

志善本作患字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

意也銑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而為轉運非上本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向曰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點征者也自賊殺自相劫奪也夫邊郡

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寧弓而馳荷兵而走齊曰

者舉火以警候也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善曰張揖曰晝舉烽夜燔燧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奴頰切流汗相

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徧列

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良曰言邊郡之士觸刃冒矢不轉足者決志陷陷也讎仇也編列謂

編戶齊民也異主哉言與巴蜀人不異主也善曰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

珪而爵翰曰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剖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析分也珪玉也善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

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為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善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

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

施於無窮功烈善本作列字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

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重功臣厚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腦髓也膏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禮誅濟

南夷謂夜郎也抵觸言自為賊殺觸我兵之誅也善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日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日誅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良曰謚者行之跡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為至愚之人也綜曰無名言無善名也善曰謚猶號也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翰曰言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也與此境立功之人相

去遠也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

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

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

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之罪亦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脩謹又不崇廉厚之風誅戮亦宜矣有司謂唐蒙也悼傷也愚人謂巴蜀之人也善曰誠信之

也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

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

向曰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奉幣和戎之事也數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耆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弟也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濟曰重煩擾擾也言農時煩擾百姓已親見此相如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善曰重

恐遠所谿

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善曰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蠻夷

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良曰亟急咸比皆忽輕也言恐山谷之人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

之使皆知非大子之意輕忽也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玄德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

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

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操愛其才不責之善曰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

太祖太祖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太祖愛其

才而不咎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

善本作守

守

銑曰刺史先主也相國謂

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謙謙表為豫州刺史後歸曹操表為左將軍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

蓋聞明王

善本

主作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

常之功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

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

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

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濟曰

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人能度之強暴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

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世於此宮善曰史記秦二世夢白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

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塗水作之以

望北夷漢書曰王氏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

臻吕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

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良曰鑒戒

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已也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也善曰漢書曰張辟

強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三建戍侯釋之子祿為趙

王呂后死將軍祿相國產領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馬曰下凌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

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

王道興隆光明融顯善本作此則大臣立權之明

表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周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

者亦將為權道以匡漢室也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

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

侍騰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號餐餐放橫傷化

虐民向曰曹騰操祖桓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妄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號餐餐貪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范
曄後漢書曰左館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
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鈞吾
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鴉食人
郭璞云為物貪棘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
在禹鼎左氏傳所謂號饕餮者也狍音咆
父嵩乞句 蓋攜養

因賊假位輿金輦車壁輪貨權門 濟曰操父嵩本夏侯
氏之子騰無子乞養

之句乞也賊賄賂也輿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言嵩以車載賄
寶以輸勢門而官至大尉 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
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句 竊盜鼎

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為名
司傾覆重器 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重器

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 操贅 閹遺醜本無令

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 善本亦 德 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官人也令善也贅喻嵩也閹謂

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 德 騰也言操是如此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 善曰

就然贅假肉也贅之銳反脫音尤 獠 狡鋒協好亂樂禍 善曰

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 銑曰獠劫狡健也言操性與
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 向

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鷲鳥也言紹督理鷲鳥掃除閹官也凶逆

即閹官也 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

勤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 續遇董卓侵

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官暴國 濟曰續相連也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卓遷獻帝於西

官冒也失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 官慢也

瑕取用 良曰提攜鼓奮也初卓命紹欲廢帝紹因橫刀長揖而

東夏即渤海也收羅謂來訪賢才弃瑕釁而取其能者 善曰魏氏

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橫刀長揖釋去遂奔冀州卓因呼紹

起兵將以誅董卓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 善本亦

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

頭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鷹犬大將搏擊之能可為爪牙

之任也言鷹犬以比操也 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獎

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 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

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 傷夷折劔六數壘

退 銑曰佻輕略法也言操輕薄小有法 度也 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

師徒向曰夷殺劍縮也師徒衆也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

表行東郡太守善本無太守字

領兖州刺史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

師旅而紹專以精兵脩輯之而又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兖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

被以虎文獎蹠子威柄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蓋勳蹠以成威福之柄善曰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蹠蹠成也言獎成

其威柄也翼獲秦師一剋之報師穆公不罪遂得助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翼操一剋之報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

忒銑曰跋扈謂強也肆縱忒惡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割剥元元殘賢害

善向曰割剥殘害也元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

才俊偉天下知名且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

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邊讓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善曰魏書曰太祖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

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

奮臂舉州同聲良曰林言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

故躬破於

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徐曰操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徐曰徐州刺史自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漢陽太祖軍不利

幕府推彊韃弱枝

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翰曰翰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

故躬破於

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故躬破於

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故躬破於

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故躬破於

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故躬破於

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善曰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徒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故復援旌擐甲席卷

起征金鼓響振布眾犇沮慈與切向曰援引擐貫金鉦沮壞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布破

之軍眾奔壞也善曰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各恣妄漢書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充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

也濟曰拯救也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兖州刺史也無德於充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兖州而操害賢善也造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

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兖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善曰都長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

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善曰都長天子還雒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善曰都長

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眾悉叛紹

隆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遑暇也局部分也善曰魏志曰冀州牧

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

王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銑曰鬼神所居曰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

政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制也

惡滅三族濟曰由心不論勳賢也在口不依法令也宗謂上至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

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百

顏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善曰

察鉗口道路以目時政道路之人但以目相視而已善曰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尚

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尚

書記朝會公卿充貞品而已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

敢論時政但具貞品故太尉揚善本作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

操因緣眦解睚解被以非罪楚榜善本作參拜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

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

逆眦睚瞋目兒楚橫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

也言用兼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

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

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

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

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

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惑

奏報聞徹天子也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

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

寡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良曰言

樹猶合恭敬况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

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善曰漢書曰孝文皇帝

寶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

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

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

過檀善本作突無骸不露翰曰檀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

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能汙國

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荷善本作慘科防苛字設

冒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
是以充豫有無聊之人善本作帝都有吁嗟之怨

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骨也苟煩慘毒醫網也繳繫縷箭上以射鳥穿亦坑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今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刑網充豫二州名操所據也吁嗟歎聲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虐

作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向曰

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裂猶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罪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加緒含覆善本作翼可彌縫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

操翼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也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而操豺

狼野心潛包禍謀良曰言操之野心潛藏禍亂之謀有同豺

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乃欲摧撓棟梁

孤弱漢室翰曰摧折撓曲也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楊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也善曰周易曰棟撓之凶不

可以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

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也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征瓚也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蒞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彊寇桀逆拒圍

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

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

梟夷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

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故使鋒鏑善本作挫縮歛圖不果良曰鋒鏑兵戈也挫摧也言發

露操不果爾善本作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比日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大羊殘醜消淪山谷濟曰大軍紹自

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
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縛也質
以物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羗狄雜類也消亡淪
沒也言皆畏威亡沒於山谷之中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
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
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
豪貴故得為單

倉阻河為固

翰曰震懼驚懼兒逋竄遁逃屯聚據依也教倉
地名中有太倉府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

為固也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欲以
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救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

塘螂之斧禦隆車之隧

銑曰塘螂蟲也前有兩足舉之如
執斧之象也隧猶轍也言此蟲舉

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善曰莊子濊伯玉謂頰
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向曰折摧衝突也宇宙謂四方上
下也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

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 善本作 騁良弓勁弩之勢

濟曰戰戈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羣言多也中黃伯夏育鳥獲皆古
之力士也騁縱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之盛以威操曲節也善曰
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
曰鳥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亨高
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
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

他荅切良曰紹掎高翰領并州越逾也紹子譚領青州涉度也
濟漂二水也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
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
太行直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漂達于河

大軍汎黃河

而擗

善本作 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

居 其後

善曰魏志曰

也劉表為荆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掎擊也善曰魏志曰

劉表為荆州刺史比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

人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

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掎戾足也

雷震虎步 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

若舉炎火

以炳而飛蓬覆滄海以沃燹炭有何不消

善本無

滅者哉

向曰炳燒沃灌也燹火飛也舉炎盛之人而燒枯蓬傾海

水以灌飛火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消滅者哉

吾曰楚辭曰離憂患而適寤兮若熾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
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漑焚火其剋必夫聲類曰熇燒也說文曰
熇火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

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
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

別曠父也言皆怨別鄉之久而北顧思歸也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其餘充豫之民及呂

布張湯善本作
揚字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

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良

張揚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救之其將楊醜殺張揚以應曹
操揚醜之將眭固又殺醜欲以眾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
眾覆敗也張揚之眾皆敗亡權勢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
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徂也紹言若我迴旗方往登高山擊鼓
吹角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揮
幡也土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善曰呂布張揚已見九錫又尚書
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廣雅曰微幡也微與揮古通用漢書徐樂上
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

謂士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
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
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

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翰曰陵遲猶漸壞
也維紀弛廢也一

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肱肱臂
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
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

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

焉能展其節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操
歛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

懼操不敢
展其誠節又操特善本作
持字部曲精兵七百人善本
無人圍

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

斯而作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
始作起也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音义患切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善本作
列字士立功之會

可不勗哉

漢書曰一敗塗地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

尚書曰勗哉夫子

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

州郡過而聽給與疆寇弱主違眾旅叛

良曰矯詐過誤來助

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眾人以助叛逆也善曰漢書以旅為助舉以

舉以

四州竝進

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

為幽州書到荆州便勒見

面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

非常之功於是乎著

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

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

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偏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慶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灋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良曰此曹操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

令背孫權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翰曰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善曰魏志曰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

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銑曰孫權吳主也召

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但人心所招也善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夫見幾善本而作不處凶

危上聖之明也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善曰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臨事制變制困而能通知智者之慮也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

能通是智者之思慮也善曰漢書曰江充因變制空周漸漬荒

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沈往而不反下善本無愚之蔽也良曰漬浸荒廢也沈謂

思迴復是下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愚之蔽也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離咎悔也善曰班同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

以慮衰安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

異善本作乎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孫權小子未

辨菽麥向曰菽豆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善要領

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誇簡墨濟曰領項膏

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銜名

字不足誇刑書也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聖其齊斧未聞

其說張晏曰斧銜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

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辛猶

角卯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良曰

也翰羽也陸梁跳躍兒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

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曰跖之犬可使吠堯也善曰爾雅曰

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穀郭璞曰鳥子須毋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

翰毛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

吠堯非其主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

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鱖鑊之魚期於消爛

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布天網

而權以在綱目之中也鱖炊鑊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爛不

遠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

荆門之敗銑曰三苗國名左洞庭右彭蠡降禹而滅其國為墟公孫述字子陽據蜀稱帝遣其將任滿守荆門光武

使岑彭攻之滿大敗言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也善曰尚書帝

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

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主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

大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善本無也字向曰朝鮮遼東

國名壘軍壁也刊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部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旗也此亦據險而已善曰

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

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戍敖殺

餘善以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其眾降

越會稽可謂彊矣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壘大破越棲越王勾踐於會稽之山

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

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

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六本善

作越軍良曰抗衡謂舉對以爭輕重也夫差比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而與晉定公爭長晉人具師擊之大破吳軍於是

越王聞之舉兵襲吳吳王聞之迺亡晉而歸與越戰不勝遂圍吳宮殺夫差屠壞罄盡也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

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事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比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

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夫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

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濞補驕恣屈強猖

猾始亂翰曰吳王濞高帝兄子也封於吳至景帝時乃舉兵叛於廣陵恣縱也屈強不順兒猾猖狂狡白始亂謂

為亂首也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者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彊國富勢臨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銑曰太尉周亞

陽郡名滎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瓦解冰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

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

起 凜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脅

向曰罵惡言也凜敗後與麾下將士七千人夜亡走丹徒東越溪使人以利啗東越使詐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之陷入也刃入於脅謂縱殺也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賊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也首已陷其脅矣給音殆何則天威不可當善本有而字

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眾不足恃也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凜

皆為亂逆而誅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于善本今將三十載其

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呂布良

迄至也豪桀縱橫言多也能虎猛獸也時止也以此當時英雄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驍將故云勇也善曰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善本無者字十有

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鷗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

可勝數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捍勇特獨也鷗鷗鳥狼惡獸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

數言其多也善曰淮南子曰鷗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

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銑曰鈇椹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從椹斧之誅如火燒燎原草無有近者關中諸將復相

合聚續為叛亂向曰馬超楊秋反於關中遺曹操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救諸將因關西兵捍之堅壁勿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

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

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

固驅率羌胡自為無敵矣而曹操討之如順風縱其盛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操自潼關比渡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度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操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寇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橫騎夾擊大破之

與戰續次也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空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操救諸將關西兵

精悍堅壁勿與戰

善本無者字

斬安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
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屍十善本作尸千萬流血漂楸魯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良曰漂浮也楸大楸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楸是後
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道

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翰曰逋竄逸失迸散也鳴吠猶叛

代韓約馬超也善曰魏志曰公斬安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
逆

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竝為脣齒銑曰宋建

主聚兵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脣齒相副焉善曰魏志
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

建涼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向曰張魯以鬼道教

倚巴漢之固不恭帝命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
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

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皆我工誅所當先加故且觀

兵旋旆濟曰比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兵旋旆謂先臨江將

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復整正六師

長驅西征致天下誅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帝命討罪也善

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首萬里良曰偏將謂復矣淵

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

都也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龍取之遂走後淵大破

遂軍得其旂麾斬建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

奔走前驅翰曰散關關名曹操西征張魯氏王豪帥皆奔走降事天子也

善曰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進臨漢中則平陽善

平陽不守銑曰平陽關名曹操討張魯魯使弟衛據平陽關曹操

遣高祚乘險夜襲大破之故云不守也善曰魏志曰

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十萬之師土崩魚爛

張魯奔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向曰十

謂張魯之眾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通亦竄也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中曹操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善曰魏志曰魯弟衛

夜遜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

孤突曰策巴夷王朴胡賓琮邑侯杜濩胡各帥種落名委質

共舉巴郡以奉王職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賓皆地名杜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

職事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

朴音浮護音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良曰鉦鏡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言不用也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

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若此之事皆上

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子之威靈而服羣叛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覆載萬物著誠信於文德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大啓

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

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向曰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受職示見也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

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侯將軍已下節給小官千餘人堵墻也安於牆堵不失家業也四民士農工商反還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

而建約支善本作屬皆為鯨鯢良曰支屬謂鯨鯢也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超之妻孥焚首金

城翰曰擊子焚燒也金城郡名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戶

許市銑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許都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福

於彼降禍善本作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

然良曰鍾聚也彼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反順夫執鳥善本作鳥

之擊善本無先高攫俱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

退善本有也字濟曰攫執也言鷲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

不伐吳之意也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討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

弱善本作今者枳棘翦刊善本作戎夏以清良曰枳棘惡木也

削也言殘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翦刊翦除而防備之也杜預左氏傳曰扞衛也扞音捍萬里

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翰曰六師六軍也天子之

兵也百萬言多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單于呼完厨及六

郡烏桓丁令屠各皇中羌棘蒲墨反銑曰並戎狄號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

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徭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

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向曰霆霹靂也奮振也席卷謂盡發其兵也壽春邑名言如霹靂之

急自壽春入伐吳也善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

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

厄濟曰武都氐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搃捉據庸蜀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捉不令為吳之援也善曰魏

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淳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

江夏襄陽諸軍橫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善曰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

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

萬里剋期五道竝入權之期命於

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

當梟夷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操也元大憝惡也梟夷謂誅滅也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

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

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

至於枝

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親黨也特禽禽獲疾

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

故毋破滅彊敵善曰楊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善曰楊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

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向曰言我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昔袁

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

還歸國家濟曰術病死勳舉眾降封為列侯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眾

降封為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

良曰曹操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曹操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

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還討眭固薛洪摎音流善尚開

城就化翰曰眭固將屬袁紹留薛洪摎尚留守射犬大曹操擊破布斬之濟河圍洪尚於射犬而洪尚降封為列侯善曰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大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度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摎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

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

官渡善本作之後則張

郗烏音留高奐舉事立功銑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操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郗高覽降曹操今此言高

奐當有二名也善曰魏志曰操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郗高覽攻曹洪郗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去奐蓋有二名後

討袁尚則尚善本無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

陰虓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向曰曹操圍袁尚尚懼使陳琳陰虓請降操許

之尚夜遁保邳山其將馬延郭昭臨陣降而眾大潰也善曰魏志曰操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虓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

益急尚夜遁保岐山追擊之

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

為內應濟曰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操追譚至洹水而游

由降游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鈇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審配兄子開門入兵良曰袁譚敗後審配兄子榮

與由同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鈇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

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

來服翰曰焦觸叛熙犇烏丸觸等奉縣降操也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尚熙犇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

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

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

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曰銑

凡此之輩調摠括前降服之類也剋亂曰果圖謀芟除塞拔也言此諸將與曹操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破也善曰西

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

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

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

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

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善曰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

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訾言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

小惠濟曰皆言不利於行小惠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寶泥滯苟

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煙善本作俱滅者亦甚

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溺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如

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犇走今

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翰曰漢中地名曹操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合肥水名

也曹操入漢中使張遼守合肥權親率十萬衆圍合肥遼以敢死之士八百人明日大戰殺數千人斬權二將權急登高冢以長戟自衛

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今欲禦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冀存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

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曰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

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

孫輔兄也而權殺之

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

輔權兄恐權不能守江東遣人將書喚曹操行人以告權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曰無權因投書示輔輔慙無辭悉斬親近

徒輔置東今言殺者蓋欲非之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

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操

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

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

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徒輔置東吳

甚向曰賊殘害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善曰孟子

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誅一乃神靈之逋罪下人善本作所同

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

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濟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中逋亡

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

足稱忠也此言感吳羣臣也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

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

就之道各有空也

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空也

丞相深惟江東舊

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博學好古周泰明當

世雋彥德行脩明皆空膺受多福保又子孫

丞相謂曹操也惟思也舊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又養也言先世舊德當降受多福安養子孫也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

又曰保又王家而周盛門戶無辜受善本作戮遺類流離湮

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

堂構克負析薪

銑曰周泰明盛孝章言此兩家皆為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平貌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翔

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

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

利器向曰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素仕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

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邇人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而並見驅

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濟曰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迫不得却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

治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

聖賢善本作賢聖字之德也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山以避網羅也善

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鸛鳴決之鳥巢於葦苕苕

折子破下愚之惑也翰曰鸛鳴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

漢是同鸛鳴之危也若葦苕也善曰韓詩曰鸛鳴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鸛鳴鸛鳴鳥名也鸛鳴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葦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丁切下占穴切廣雅曰鸛鳴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葦也苕與葦同

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衆無

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曠蕩寬大貌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擬誅權不惡衆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

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

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善本作應字顯祿福之上也

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迴飛貌大舉謂殺主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如其

未能善曰未能如之上計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濟

竿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是其次也善曰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夫係蹄在足則

夫係蹄在足則

夫係蹄在足則

夫係蹄在足則

夫係蹄在足則

夫係蹄在足則

夫係蹄在足則

夫係蹄在足則

猛虎絕其蹠

音煩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蹠足也猛虎著絆則怒絕蹠而去善曰魏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蹠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

韓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蠱手則斬手蠱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蠱音

何則以其所全者重其所弃者輕若乃

樂禍懷寧迷而忘復

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爵釋也寧安復反也善曰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

就向曰大雅去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闇背此理也

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

就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闇背此理也

玉石俱碎

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棲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樂樂崇豈若之危日自一日謂苟存軀

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夕也玉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者也尚書曰火炎崑崙玉石俱焚

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詔

律令

檄蜀文一首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劔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

鍾士季

翰曰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帥姜維守劔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士人後平蜀為司徒謀反於蜀為眾兵所殺善曰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伐蜀平之為司徒謀反於蜀為眾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銑曰祚福也分崩謂離散也幾太善本作祖武皇帝神武聖

近泯盡也言人命近於盡滅也善曰魏志曰有太祖皇帝為魏太祖公羊

哲撥亂反正向曰太祖曹操也哲智撥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

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拯其將墜造我區夏濟曰拯濟墜

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

夏中國也善曰尚書曰文王用肇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

踐祚良曰言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也善曰

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踐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

業翰曰烈盛齊重也文帝既明而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拓洪皆

大也言廣大其德業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

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然江山之

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鴻業休德外異政殊俗

率土齊民未蒙王化向曰齊民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也蒙被也

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

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善曰難蜀父老曰割齊

也濟曰三祖謂太祖高祖烈祖也言三祖眷蜀人有今王上聖

遺言令討之善曰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德欽明紹隆前緒

良曰王上則陳留王也紹繼緒業也言有

留王奐也尚書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翰曰宰輔謂

曰故勳欽明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劬勤也王室國家也善曰左氏

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布政

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銑曰協

邦百蠻言向化者眾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砮也善曰毛

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

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

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善曰毛詩曰哀我征

百姓勞役未已向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巴蜀百姓獨不為

魏人而勞役未止也善曰毛詩曰哀我征

夫獨為是以命授六師龍其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

諸軍五道竝進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將也征

西將軍鄧艾出甘松谷中二道雍州刺史諸

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駱谷正道合成五道也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善曰尚書曰子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寇蜀

古之行軍以仁為

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翰曰以仁謂不尚殘殺也動不為已

曰義也有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而來也善曰司馬遷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三王五帝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虞舜舞干

戚而服有苗

翰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剋舜乃修文德舜于戚七旬而有苗服干猶戚也善曰尚書曰帝

乃誕敷文德舜于羽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武王伐殷發廩粟府財以賑貧乏表飾賢人閭里以存其義善曰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今鎮西

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向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檄當時蓋託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命也統理也戎

車兵車也善曰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庶弘文告訓以

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引大

也元元百姓也鎮西庶以文告之令濟百姓之命非欲窮武而快一時之心也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討之備有文句之辭元

元已見上文新序李克對魏武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

話言

良曰降則安守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敬聽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善曰毛詩曰告之話言益

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胡

善本作新字野困躓冀徐

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

中更背違弃同即異

翰曰先主謂昭烈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昭烈妻子

後歸曹操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袁紹故云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興盛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我同而中間更背違是弃同即異也善曰蜀志曰昭烈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

其後呂布襲徐州虜昭烈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操曹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屢出隴右

銑曰規圖也伯約姜維字也隴右地名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

侵擾我氏羌

銑曰邊境謂武侯入秦氏羌天水夷名也擾亂也方國家多故未

遑脩九伐之征也

濟曰故事遑暇也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責之賊害賢人則伐之暴內陵外

則壇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言諸葛亮

姜維侵邊之時當國家多事不暇脩九伐之道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意也今邊境又清方內

無事蓄力待時并

善本作併字

兵一向

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之

力一向攻蜀也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

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

敵堂堂之陣

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之所也沮壞也堂堂盛貌言以

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盛之陣善曰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攻圯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

乘輿上書曰王尊厲犇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舞之音

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勤

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

銑曰

比近也無寧歲謂不安也勤勞瘁病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也言以勞病之卒不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吏也親見

見事立也善曰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蜀侯見擒

善本作禽

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獲也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

吳漢伐滅之授首謂授戮也善曰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都賦

九州之險

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

善本有也字濟曰言險塞之所非一姓常居有德

則處之備聞謂揔聞蜀侯公孫述之事也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

明者見危於

無形智者視福於未萌

良曰形見規圖也萌初生也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

者避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

於漢

翰曰微子紂兄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朝見故謂之賓陳平背項王而歸漢祖立功於漢封曲逆侯善曰毛詩序曰有

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默殷命殺武庚微子伐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

為都尉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

銑曰宴樂也言宴然安此鳩毒懷爵祿不

為變通哉鳩毒殺人之藥喻蜀也善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

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

惡殺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恕猶捨也言以恩惠為先以誅伐為後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

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

為上司寵秩殊異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寵榮秩祿也殊異謂異於常人善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

皆壹之妹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

亂妻奔魏魏以壹為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王讎賊還

車騎將軍封吳侯為戎首咨困偏擒善本作禽字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

侯咨豫聞國事良曰文欽與母丘儉舉兵反司馬宣王擊大破之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鎮北大將軍諸葛

誕反遣子入吳請救吳遣唐咨文欽俱來應誕誕疑遂殺欽欽子鴛

及虎踰城出歸大將軍表之以為將軍各賜關內侯咨生擒拜安遠將軍叛王謂皆魏也戎首謂為將代魏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事謂為將軍也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母丘

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鴛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四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立曰為兵主曰戎首

壹等窮

踰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善本從木而往

者哉善本翰曰言孫壹唐咨窮迫歸命尚加寵命況巴蜀誠能父老哉言寵命過之善曰見機已見上文

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

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

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古人謂微子陳平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

牆肆市變易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善曰安堵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

商不變肆去繁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歟善本作與向曰卵鳥

卵也重繁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以繁卵之危降則長安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繁十二博基加九雞

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

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

濟曰迷惑也

也玉石俱碎謂縱兵破敗之後善惡俱見屠戮也

善曰並已見上文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

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

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寅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良曰相如使蜀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國用而大臣亦以為然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翰曰茂盛也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

六世謂武帝威武紛紜湛

恩汪濊

烏繪羣生霑濡洋溢

乎方外

銑曰紛紛盛貌湛厚汪廣濊深也羣生百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貌方外遠方也張揖曰汪濊深貌也

善曰汪烏黃切歲烏外切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冉從駝

江定笮存叩

風教罔無也披靡從化貌冉駝笮叩皆蜀郡西部也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

服虔曰冉駝叩笮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駝也文穎曰叩今為都縣笮略斯榆舉苞蒲

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俞國

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

向將報

將還歸以報命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

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

善本有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搢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之稱儼然恭肅貌畢竟收養也羈縻謂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

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

索也竊為左右患之

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事恐

百姓力屈未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索也左右侍者也相敬之辭也

且夫印笮西夷之與中

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

善本作巴字

仁者不以德

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

銑曰言西夷與中國竝也其來

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彊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耆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謂不可用也善曰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不可

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持以事

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向曰附近也言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耆老自謂

也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善曰附謂今之親附也齊人已見上文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

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濟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

此乎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推髻左衽若如父老言則不當變易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推結左衽之人也

僕常惡

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

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良曰

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余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之謂下

事也善曰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祖古切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

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

黎民懼焉

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眾人見而懼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民懼也

善曰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銑曰臻至也及其成則天下眾人

皆安也昔者洪水沸出汜

汎濫衍溢向曰洪大也言昔者太水沸出堯時也汎濫衍

也字林云匹寸切善曰古漢書為至今為衍非也

民人升降

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

善本有氏字

感之乃堙洪塞源

決江疏河澌

息移反善本作灑

沈澹災

濟曰移徙崎嶇為避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

憂也埋亦塞也決江疏河謂理水也漸盡也澹水搖動貌謂盡除沈沒搖動之災也張揖曰疏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善曰言分其沉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斯字書曰漸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浪切顏師古曰沉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所空切

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

尸無胈葛蒲膚不生毛良曰永長寧安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之時非獨百姓禹亦勞也慮謀腠皮腠

肅也竹施切善曰莊子曰兩祖女浣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

是也胼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

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音渥齷楚拘文牽俗

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

規銑曰言賢君豈脩習古書傳流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如

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濟曰兼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良曰普徧也毛詩

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翰曰浸淫衍溢言

獲嘉祉靡有闕遺矣銑曰封疆之內謂國而夷狄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

教未加流風猶微向曰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

物謂動植之類也言如此等有

不露德澤者則我君之恥也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

獲嘉祉靡有闕遺矣

而夷狄殊

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

教未加流風猶微

王之流風尚自流薄也流風謂流化人之

教未加流風猶微

風也善曰孟子曰故家內之則善本有犯義侵禮於邊

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時字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

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鄉音

善本而怨濟曰內謂通其朝獻也外謂隔絕不通也放逐辜罪也

作嚮而怨係縲謂束縛也言巴蜀父老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

以為奴僕所以號泣向中國而怨之張揖曰為日蓋聞中國

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

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

遺已善本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良曰至仁謂天

靡無曷何遺棄也已謂上號泣者身也踵足也言何為棄我也舉足

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而望雨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

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

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翰曰戾狠惡人也言很惡之人見係縲

者猶且垂淚況天子能止而不伐乎胡

匈奴也誚責勁彊也四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喻

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

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

以億計銑曰號教令也故乃關沫若徼叫牂牁向

沫若蜀西水名牂牁遠郡名關門徼道也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

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

江徼塞也以木柵水為鏤靈山梁孫原濟曰鏤靈山言鑿山

夷狄之界善曰沫音妹鏤靈山梁孫原金華縣鏤之者以紀

功也孫水名原本也梁謂作橋於上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

縣屬越巂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

作橋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良曰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為塗以化之垂仁義以使

疏逖不閉芻晦爽闇昧得輝乎光明翰曰疏逖遠也

天子德化遠及幽國使通不閉如暝昧之闇而得光明之耀也韋昭

曰芻梅憤切善曰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芻爽闇昧後得乎光明

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芻旦明也字林以偃甲兵

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支福不

亦康乎銑曰偃息也此國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夷狄也一體無外內也提安康樂也善曰說文曰提安也音支夫拯

人善本作民字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

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善本作亟字務也向曰休美也陵夷謂政教

潰毀也周家典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脩理故去繼周氏絕業也善曰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

漢書作陵夷百姓雖勞又惡鳥可以已乎哉濟曰惡何至於二世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

也良曰憂勤謂征伐也王者皆征伐而後逸樂也善曰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翰曰言受命符瑞合於此時也方將增泰善本作太字山之封加

梁父之事鳴和鑾善本作鑾字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

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泰山禪梁父鑾鈴也頌雅頌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也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

為減三三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

翔乎寥廓告郭切善本有之字而羅者猶視乎善本無平字數

澤悲夫向曰昔美也鷦鷯大鳥也寥深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悲其不知於德化也善曰樂緯曰鷦鷯於是諸大夫茫

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善本是諸大夫茫

作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濟曰茫然不自得之兒言諸大夫聞天子之德

思欲陳之事皆喪失也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

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

辭避善本作退字良曰喟然歎美之辭也鄙人大夫自謙也願聞

靡徙移足貌遷延却退貌善曰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于夏遷延而退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四



丁未六月初一日李宗信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丁未六月初一日

李宗信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

衆庶不譽之甚也向曰先生謂宋玉也玉問宋玉不有遺失

先生聲譽善曰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吾之隱宋玉對曰唯

唯敬應然有之良曰然亦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

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

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

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善本有

數十人而已善本無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

而和者不過數人善本有而已字曲各也陽春白雪高曲名也

是以善本無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

濟曰鳳鳥之長鯤魚之長善曰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麟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

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

也善本無足翱翔乎杳冥之上向曰杳冥絕遠處夫蕃籬之鷦豈

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銑曰蕃籬蒿草之屬鷦小鳥也言栖於蕃籬之上豈能料計天地之高遠哉言其不知也王自喻高才人安能知之乃肯卿有為聲譽

鯤魚朝發岷嶺之墟暴

鬚夷於碣石良曰岷嶺山黃河之源出焉墟山根也暴露也鬚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倪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翰曰孟諸大澤名尺澤小水也鯢小魚名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

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善本作也士亦有

之翰曰言亦有大才不可識知者夫聖人瑰古意琦巨行超然獨處

向曰瑰大善本作世夫世字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向

王自言其才俗人所不知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銑曰漢書曰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才上偉之也善曰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推意放蕩終

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
已用位卑以自慰喻

客難東方朔翰曰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終不見用又以此位卑故假為客難以甚之曰蘇秦

張儀善本作壹字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

後世翰曰當遇也良曰都居也如淳曰都居也今子大夫向曰謂朔也脩先王

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

數善本作善記字著於竹帛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

學樂道之無善本無無字效明白甚矣翰曰言張儀蘇秦一遇而為卿相而朔好

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

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善本作也字銑曰客意者以朔有才而

位下恐其有遺失之行也善曰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遺行已見上文也同胞之

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向曰同胞之徒謂兄弟也言其祿薄兄弟亦無所容居其何故如此

也蘇林曰音胞胞之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胃然長息仰而應之

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善本無也字濟曰言其不能備知也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

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翰曰謂爭彊弱未定也善曰孟子謂充虞曰彼

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

雄代起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良曰士謂賢士也

善曰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

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善本作倉廩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

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善本作德流字

天下震懼向曰懼也諸侯賓服威振四夷善本無威振四夷字連

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翰曰言連如衣帶也盂器也言天下無事人安如在

於覆盂器之下善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扞盂與杆同音于天下均平合為一家

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向曰言天

下易治國家所舉動事如運於手掌之內亦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肖也善曰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

賢者過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

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

之則為虜銑曰虜謂寇敵也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

在深淵之下良曰抗舉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

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籍盡節效情者也安知前後謂無所用其才

也方今善本無方今有夫字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

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門戶翰曰言士人盡力以慕天子之德欲效精誠區區之於下困於衣食或至失道路者門戶謂道路也善曰文子曰

群臣輻湊言上書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向曰掌故卑吏也善曰

史主故傳曰天下無害菑善本無菑字雖有聖人無所施

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

殊善本作異字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銑曰臯澤也言人好學修身聲

譽聞於天下亦如鼓鐘于宮中而聲出於外鶴鳴於澤而聲聞于天也善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

曰世異則事異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於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臯澤也苟能脩身何患不榮

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

厥說音稅齊曰用文武之道以相周室得信用其說策也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茲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翰曰孳孳敬懼貌怠慢也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

若鵲鳴飛且鳴矣向曰鵲鳴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捨亦如人孳孳脩身而不解怠也善曰

毛詩曰題彼鵲鳴載飛載鳴傳曰天不為人之惡故寒而輟

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以善本

字小人之凶而易其行銑曰凶凶天有常度地有

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良

道行也言君子行善事乃是其常而小人則自矜夸爭計其功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

人之言濟曰愆失恤憂也善曰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濟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至明察人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士黹斗纒纒蔽善本作耳所以塞聰向曰冕冠也旒冠

之明察示不見下人小過也黹黃玉以綿裏之於冠兩邊以塞耳所以示不聞下人之過纒細綿也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

東京賦注曰黹纒以黃綿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

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銑曰不求備才

於一人蓋收其片善也善曰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枉

而直之使自得之良曰枉曲也言曲者申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濟曰優柔寬容揆而度之使自索所之翰曰揆

性所為使不枉奪倫各自求其分也索求也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

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歧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

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

則必有逸志而才有疾速且廣大其事也善本有時雖今世之處士不用一句塊然無徒

廓然獨居銑曰塊獨貌廓空也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良曰許由接輿並隱者

計同范蠡忠合子胥濟曰范蠡越賢臣也越王用其計滅吳伍子胥吳賢臣也盡忠於吳王而天下和平

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見殺善曰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甲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

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善本難說也

用鄼歷食異其肌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善本

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善本有

也子又何怪之邪向曰燕昭王用樂毅而破齊秦始

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競齊下七十餘城如流言易也如環謂諸侯從其言如環之繞指也子謂客也善曰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

以爲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和

以筵廷撞濁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者

善本無哉銑曰管竹管也蠡蚌蛤也測量也筵小木枝也撞擊也言以竹管窺於天以蚌蛤量其海

辭不可通發心意也張晏曰蠡瓠瓢也善曰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

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由是觀之譬猶鼯精

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

劬之襲狗孤豚之咋士虎至則靡皮耳何功之有良曰鼯鼠也孤豚小豬也咋齧也靡耳畏服貌謂以耳向後也言

今所答客言不能感發其意亦猶鼠之襲狗豚之齧虎但畏服而已矣所彊言者蓋無功也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鼯鼠一名奚鼠應劭

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去固不古字通也

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去固不

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去固不

得已濟曰下愚朔自謙也處士謂客也言今所答以下此適足

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翰曰朔自謙不知權變而迷惑

於大道

解嘲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向曰嘲謂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銑曰丁明傳晏董賢皆用權勢天下傾附也善曰漢書曰定陶丁

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傳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

二千石良曰人有附著其勢者起家拔為二千石之位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時雄芳草

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濟曰草創言造作也太玄經也泊如謂淡泊無為也謂雄造作

太玄經以守淡人有嘲雄以玄善本有尚白翰曰玄道也白

歸道示如深素於黑黑成則道行也言尚曰者譏雄解之號曰

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

已問曰上世之人為人綱紀若不為則止歸於休也生猶為也已上

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

人之珪脩都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銑曰盡忠為尊

人君也揚名為榮父母也折分也珪諸侯所執也脩荷也符信也亦

貴者所執也言當分人君之珪以為上列之諸侯荷人君之重爵懷

人君之符信分人君之祿善曰說文紆青拖徒紫朱丹其

車良曰紆帶也拖服也轂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丹以朱

車色飾其車轂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

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輔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

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濟曰天子多忌諱而

人彌窮貧忌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令不煩苛也金門天子門也玉

堂天子殿也有日矣言久也應劭曰待詔金門首灼曰黃圖有大

玉堂小 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

玉堂 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子一橫論者莫當

翰曰雷光謂辭辯速如電光之閃也一從一橫謂言辭從橫而生諸所論說者莫能當矣言雄曾不如此以說人主以談公卿以取重位也善曰史記秦王曰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知一從一橫其說何

踈獨說數十餘萬言向曰言其不能辯說以求高位反顧其靜默而作太玄經五千文太玄也

太玄經謂廣大於老子女言而文辭如枝葉四布至於數十餘萬言也扶踈四布貌善曰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踈四布也深

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善本作者

入無倫善本作問字銑曰太玄經文意有深高大小如此也纖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良

言其位不過侍郎且拔擢之纔至於給事黃門郎而已蘇林曰擢之纔為給事黃門不長作意者玄得無

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濟曰拓落猶排擯也言其何為言其拓落猶排擯如此也善曰拓落

猶遠落不諧偶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善本無朱丹吾

轂不知一跌觀將赤吾之族也翰曰跌差也且富貴失丹其轂若一途差失則

族示見誅善曰廣雅曰跌差也亦謂誅滅也往者善本作昔字周網解結羣鹿爭逸

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竝為戰國向曰

政教也解結謂政教敗亂也羣鹿喻亂兵也逸走也周末諸侯離為十二國後相并合乃為七國然而秦彊東制諸侯故別而言之則有六并而言之則有七故言六七也銑曰天下喪亂諸侯各據山河故四瀆五岳各為分割竝為戰爭之國也剖判也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善曰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魏為六統秦為七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

也士無常君國無定臣良曰言君臣數遷易不常定得士者富失

士者貧濟曰得賢士則國彊人富失賢士則國弱人貧善曰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也矯翼厲

翻恣意所存翰曰矯舉厲振也言人擇君而事如鳥舉翼振翻而恣意飛意所存慕者乃下事之故士

或自盛以橐託或鑿坏普以遁向曰范曄入秦藏於橐中橐袋也昔魯君聞顏

一又復卷四十五

一

闔賢使聘之欲以為相闔乃鑿坏遁焉坏屋後牆也遁逃也服虔曰

范睢入秦藏於橐中善曰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睢入秦至湖

見車騎曰為誰王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項穰

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

之是故鄒衍以頡頏頑浪而取世資銑曰頡頏猶詭異也言鄒衍著書所

言詭異而世人取資以為師學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

人號談天鄒衍仁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善曰頡頏奇詭

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資以避下文也

孟軻雖連去寒猶為

萬乘師良曰連塞謂往來皆難也言孟軻游齊齊不能用適梁梁

蘇林曰連塞言語不便利也善曰趙岐孟

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今大漢左東海

右渠搜濟曰渠搜西方遠國名也在西故言右應劭曰會稽東海

餘城河前番潘禺音禺翰曰南方遠國名也在南故云前後

陶塗善曰本作塗翰曰北方遠國名在北故東南一尉向曰一尉

淳曰地理志太在會稽西北一侯銑曰西北王門陽關有門侯所以伺候遠

日龍勒王門陽關有侯微以糾墨製衣以鎖質鈇方無反良曰糾墨

微繫也製裁也服虔曰製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微繫之微善曰

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鎖何休注

曰斬善之刑也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

濟曰倚廬聖室也斬襄之服居之以結其心也此言脩喪制之禮以

示於人也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異舉之善曰結為倚

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嬰屬斬襄居倚廬

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干八區翰曰區方也善曰史記蒯通

逐遷徒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繇善曰

向曰稷契皋繇皆古之賢臣也言家家自言其才能如古人之賢也

善曰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繇

戴纒音史善本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銑曰纒冠也

衣冠者所談皆自擬於伊尹之才也阿衡謂伊尹湯之左相也善

曰鄭玄儀禮注曰纒與纒同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

也伊尹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良曰五尺童子謂小兒也羞比於霸世之

也

臣謂已得帝王道矣晏嬰管仲並霸者之臣也夷善曰五尺童子已見李令伯表當途者升貴

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

為匹夫僻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去鴈集不

為之多雙鳥兒飛不為之少濟曰江湖渤澥天下之大也四鴈曰乘鳥

水鳥也以喻羣臣言朝廷之有臣如江湖大海之中四鴈雙鳥兒之集不為多飛去不為之少言國家雖賢臣多集不覺其多去亦不覺其

少崖岸也海中謂之島也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

歸而周熾翰曰三仁比干箕子微子也紂不用忠諫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而殷遂亡宗廟為之丘墟也太公歸文

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馬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得云歸周也楊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

善曰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

之大子胥死而吳亡種彘禮在善本亦而越霸向曰吳老也

伍子胥賜以鐵纜今日死後亡其國越王用大夫種范蠡二臣之計而為霸王善曰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句踐襲殺吳太

子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句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句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五殺

古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銑曰五殺大夫百里奚也

與語大喜也燕昭王用樂毅破齊國昭王死惠王立乃疑毅毅乃奔趙燕惠王乃懼也善曰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

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

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代燕也范雎以折支拉力而危穰

侯良曰魏齊管擊范雎折脅拉齒既而不死後入秦說秦王以穰侯為相之不忠遂拜唯為相代穰侯也善曰危穰侯已見李

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蔡澤以噤欺吟甚而笑唐舉

善曰蔡澤就唐舉相舉乃笑之噤吟詔而笑貌後乃代范雎為相李善曰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

安翰曰言時亂有事則非蕭何曹參張子房陳平周勃樊噲霍光則不能安國家定社稷當其無事也

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向曰章句之徒謂文儒之人也

言若當時無事則文儒之士相與守國亦無所患也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

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銑曰聖哲不能獨濟故云不足馳騫謂奔走也良

曰天下無事則庸夫與賢者皆高枕而閑故云有餘也善曰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

褐而傳翰曰齊桓公於魯得管仲解其縛而用之為相於王高宗得傳說乃去其短褐之服以為師傳善曰左氏傳曰齊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辭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甯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

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或倚夷門

而笑濟曰侯嬴賢人也為夷門卒見魏公子無忌乃倚門而笑之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殺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

無所誠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或橫江潭而漁翰曰此為漁父也漁捕魚也服

度曰漁或七十說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

或立談間而封侯銑曰言立談之間乃封侯善曰文紀曰虞卿說趙孝

或枉千乘於陋巷良曰言枉紆千乘之

駕至於陋巷之中以就賢人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

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

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

而先驅馬濟曰擁執也篲掃帚也言人主或為賢人執掃與先驅而游諸侯畏之皆

是以士頗得伸其舌而奮其筆翰曰謂人

室隙蹈瑕而無所屈善本作也向曰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銑曰言今

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濟曰奇策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

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

東方朔

或立談間

而封侯

或橫江潭而漁

或七十說而不遇

或倚夷門

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

或枉千乘於陋巷

良曰言枉

駕至於陋巷之中以就賢人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

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

得見亦可以止矣

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

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

而先驅馬

濟曰擁執也篲掃帚也言人主或為賢人執掃與先驅而

游諸侯畏之皆

是以士頗得伸其舌而奮其筆

翰曰謂人

室隙蹈瑕而無所屈

善本作也向曰

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銑曰言今

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

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

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

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

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

翰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投跡謂觀事變而隨行

之善曰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迹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 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榮非甲科

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

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向曰策謂對時務之策也抗舉也疏

書也言非對策甲科孝廉方正之人獨可舉意上書論道是非則是下觸上聞必見罷而不用又安能得青紫之貴乎待詔謂天子之命善曰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 且吾

聞之也

善本無也字

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銑曰炎炎隆隆威貌滅絕者有威必

也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執高

明之家鬼瞰其室

良曰觀雷聲火光但見其熱盛莫測其所以矣為復虛也為復實也忽然天收其聲

地藏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盛必衰之義也是知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害其備盈之志矣故知天道惡盈鬼神害盈敬望

也善曰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光炎炎不可久又亦消滅為灰炭之實也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攫拏者

九縛加女

亡默默者存

濟曰攫拏執持也言執權用勢者必亡默默守道者必存

位極者宗

善本作高字

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立知

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

德之宅

翰曰清靜寂漠皆無營欲也庭宅謂精神道德之所居處善曰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老子曰知清知靜為

天下正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道德之質也

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

向曰言古人世異事變人道大體不殊若使古人易居今世我又易處昔時亦未知勝否何如李奇

曰或能勝之

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螻蟻而

嘲龜龍不亦病乎

銑曰鴟梟惡鳥也螻蟻蜥蜴之類也善曰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螻蟻鴟梟為鳳

皇說文曰在壁曰螻蟻在草曰蜥蜴

子之笑我立之尚白吾亦笑子病

甚不遇俞跗

附

與扁鵲也悲夫

良曰俞跗扁鵲善醫者也言病甚不逢善醫亦

可悲也 善曰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 客曰然則

靡之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立哉 濟曰靡無也言無此

太玄經豈無所成名乎范蔡已下何必有太玄而居 善曰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楊子曰范

睢 善本有魏字 之亡命者 善本無者字 也折脅拉 善本作摺 髀 善本有亞

切 免於微索 翰曰微索骨也則睢所拉齒齒即骨也 翕肩蹈

背扶服入橐 向曰翕肩畏懼貌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王稽車中恐穰侯知之故懼也書傳無蹈背之事扶服謂

便扶持而入於橐中橐無底袋也 善曰孟子曰脇肩誚笑曰熙曰脇肩悚體也入橐已見上文 激印萬乘之

主介涇陽抵 征氏 穰侯而代之當也 銑曰印怒也介間抵

弟扼穰侯之喉說其是非而代之為相正當其理涇陽君秦昭王母弟也穰侯姓魏名冉為秦相用事甚盛號為穰侯如淳曰激印怒也

善曰史記曰范睢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

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間其兄 弟使疎也此文曰抵側擊也音紙 蔡澤山東之匹夫也

顛折 支列 頰 頰於 涕唾流沫 憤呼 西揖彊秦之相

搯 烏 其咽 一 而兀其氣 擗 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良曰言澤醜貌也頰口向前引也折頰謂無鼻莖龍也鼻口之中常有涕唾流沫然能入秦高揖范睢而說之所言必搯其咽喉元絕其

氣繼其跡而奪其相位此得時也擗背猶隨後繼跡也韋昭曰曲上曰顛欺甚切 善曰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

澤為相說文曰頰鼻莖也沫洒 澤為相說文曰頰鼻莖也沫洒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

洛陽 濟曰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將都於洛陽也金革兵器也 善曰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

輿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 婁敬委輅 脫輓 於 掉三寸之舌建不

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翰曰出又敬本輓車之人也且高祖所都

便乃委棄其車見高祖言便宜高祖即日徙都長安此適時之務也輅謂以木當骨以輓車也不拔之策言其策定不可移也 善曰漢

書曰婁敬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輅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輔像曰子貢掉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 **五帝垂典三王傳**

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 夫 **鼓之聞解甲投**

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向曰漢朝承秦餘敝禮儀敗亂而叔孫通擊鼓於行陣之間及天下

既定乃解去兵甲投棄戈戟遂作君臣之儀此謂得所也 善曰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

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

也 銑曰呂刑尚書篇名刑法之事也靡壞也言刑法壞敝秦為酷暴漢興而蕭何制法律法合其時宜也 善曰尚書呂命序曰穆王

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鄧展曰靡音縻漢書曰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而作律九章 **故有造蕭**

何 善本有律字 **律於唐虞之世則詩** 布內切善 **矣** 良曰詩乖

不同故不用蕭何律法於唐虞之世服虔曰性猶繆也 善曰性布迷切性或作繆 **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 善本有 **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 善本有 **矣** 善本有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

間則狂矣 濟曰並言時異政理不同也前漢全日碑張安出計廣漢史恭高並貴盛同勢若復使談說之士游於其

間則必狂亂之事與也 善曰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全日碑張安出許廣漢史恭高也 **夫蕭規曹**

隨 翰曰蕭何作律法之規矩曹參隨而行之不改 **留侯畫策陳平出奇** 向曰留

也奇謂計 **功若泰山響若砥** 征 **頽** 善本作砥 頽字應劭曰

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砥 頽 砥丁禮切韋昭曰砥音若是理之是 善曰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砥 韓子曰太山之功

長三於國家日月之名又著於天地 **雖其人之瞻** 善本作 **智哉亦會其時**

之可為也 銑曰砥山石其崩落者聲聞數百里言蕭向之徒功響音高若山頽之聲也瞻足也 **故為可**

為於可為之時則從 良曰事本可為而為於明王之時則君臣不相違疑言必從計必用也可為謂

適時 **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濟曰事本不可為而強為之謂不

也 **夫藺先** 善本無 **生收功於章臺** 翰曰趙有和氏璧而秦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

王使藺相如持璧入秦秦王見相如於章臺秦王意欲取璧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言璧有瑕欲指以示秦王王乃復與璧令指瑕相如因

不與之秦王竟不得其璧而還歸於趙王趙王以是收
蘭生之功也章臺臺名 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 四皓采榮

於南山 向曰四皓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等四人皆
老而有德避秦亂居於長安之南商駱山中高祖時呂后

使求之不來後乃來與太子游也榮猶德也言呂后采
德於南山也 善曰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取榮名也 公孫創業

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 銑曰公孫引漢武帝時射策甲
科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也創

業也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有功甚多乃益封五千四
百戶祁連地名孟康曰公孫引對策於金馬門 善曰史記曰引至

太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
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司馬長卿竊貲於

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良曰長卿至貧乃私富人卓氏
之女以用其財也竊私取也貲

財也漢武帝將賜羣臣肉食之東方朔乃拔劍割肉以歸遺其妻也
炙亦肉也細君妻也 善曰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

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
官丞曰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表之上曰先生

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挾劍割肉一向壯也割之不
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

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 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 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然

獨守吾太玄 濟曰竝謂此玄
也默然清靜貌

荅賓戲一首 并序

班子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

為業或譏以無功 翰曰或謂或有人也無功謂官尚卑項岱
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

仕不 富貴 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

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

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

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 向曰聖人一定其志烈士不易其
心者蓋為名於一時以振於後

一曰山曰謂庖義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
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

善曰淮南子曰士有
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如淳曰惟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銑曰太上謂太古有道之時夫德不得後身

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善本作彰字良曰德者仁行

也功者時合則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見也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

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

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暇管墨突

不黔巨炎切濟曰棲棲遑遑憂時之不濟也席不暇卧不安也突

暇饌食故不黑也善曰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

居之意也韋昭曰腴温也言坐不腴席也善曰文子曰墨子無黔

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

由此言之取捨善本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善本作之餘事耳

翰曰取捨謂進退觀時以務安人也向曰著者謂述作文史也前列謂前賢也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為也

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向曰吾子實謂

帶大帶也冕服王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沈道德繒莫龍虎之文舊

矣銑曰浮游於盛美之時沈潛於道德之間見朝廷之事煥然其

有文章又矣英華猶盛美貌繒見也龍虎喻有文章之盛也舊

矣也善曰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溢可游泳

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瓦字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孟康曰繒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

卒不能據首尾善曰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奮翼舒也善曰翼振拔舒也善曰翼塗跨騰風雲濟曰塗塗淺水而

使見之者善曰說文曰跨濁水不流也塗淫也景善本作駭聞之者響震善曰言富貴則使人聞見其影

徒樂枕善曰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向曰枕經

獨據意乎詩書而居也紆屈也衡門謂以草木為門者貧賤之

居也上下無根蒂謂無援助也韋昭曰蒂都計切

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

銳曰捷舒也宇宙天地也銳精也毫芒細小也言造

制文史則舒意於天地之外精思細小之內以

成其文章也項岱曰毫芒也芒毛之顛杪也

善本作

以年歲

良曰亘猶終也言常用神思潛默記事以終年歲

維字也如淳曰緼音亘竟之亘

古鄧切晉灼

然而器不賈

古

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

雖馳辯如濤波搗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

見

最也

濟曰賈賣也效呈也搗發也藻文也殿後也最先也言有器

辯言如濤波之源發文如春物之華終無益於事之先後也

曰賈麟也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韋昭曰搗布也藻水草之有

文者善曰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

華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

華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

寬舒顏色之貌也讀若收

若賓之言所謂見勢

善本作

利之華聞

道德之實守突

善本作

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

白日也

銑曰突謂幽深之小處也熒燭小光也言其見幽深之小

東南隅謂之突善曰字

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

良

曩昔塗道也穢謂亂也馭理也言周家

失其理也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

音務濟曰言諸侯並軌而行為戰爭之國也橫驚謂亂走也侯伯諸

侯也方並軌跡也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驚七國爭

彊車既併轍

於是七雄虓

爭

翰曰七雄秦楚齊趙燕韓魏也虓闕猛烈也諸夏中國也晉灼

曰詩云闕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

力爭不以任也

游說之徒風咆

蒲

電激竝起而救之

疾急也故之謂救諸侯之危也

煜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銑曰其餘謂史傳所不記者

貌言游說之人史傳所不記者有辭如烈火之飛焰馳逐如影之附

晉灼曰雲音畢爾之畢善曰說文燦火當此之時搦女朽

飛也焱與燦古字通雲煜光明之貌也

磨鈍鈇刀皆能一斷良曰朽鈍謂不才之人也搦磨皆自

厲以求僥倖如鈇錫之刀能一斷割蓋亂世易為才韋昭曰搦磨也

善曰翰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鈇刀玄田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

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齊曰齊圍燕將保聊城

矢射與燕將燕將得之泣而自殺又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趙秦聞

魯連在趙為謀秦軍為之退五十里趙遂安也趙王以千金為酬仲

連棄而不受蹶棄也善曰魯

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韓

秦昭王遣趙王書索魏齊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

可說恐殺魏齊乃解乘相印與魏齊間行言以義相助之間乃棄相

印而去也善曰史記曰秦昭王遣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乃夫

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

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鳥而不可

聽非韶夏之樂也向曰啾眾聲也投合也淫蠅邪音也樂有

邪不可聽者蓋為非舜禹之雅樂也韶舜樂名大夏禹樂名項

俗曰啾口吟也善曰投曲投合歌曲也李奇曰淫蠅不正也

因

勢合變偶善本作時之會善本作移風易俗善本作

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善本有法也銑曰言人因

變通遇與時會者雖亦移風易俗且後乖迂於道苟合目前此不可

通於政體也蓋非賢哲之長法也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

變謫之事遇時獨暫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及至從人合之衡音人散之良

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及至從人合之衡音人散之良

之佐秦

者也

二命漂說羈旅騁辭齊曰二命謂棄君命而外游

漂說謂浮詭之言騁辭謂馳辯之說皆欲感動於人君也項岱曰委

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

豫曰羈寄

也旅客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韓曰三術謂帝道王道

用此三術孝公用其霸術也鑽者取必入之義也

如以鐵鑽之也服虔曰王霸富國彊兵為三術

而要始皇向曰要致也謂致始皇為彊暴之法項岱曰奮

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伯之務

彼

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銑曰風塵顛沛喻危亂也

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

只定卷四十五

十八

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 據傲堯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

塵從下起以喻斯等 良曰言據傲倖乘邪險以求富貴也一日言

不父計也 善曰言據傲幸而乘邪僻也 朝為榮華夕而

善本作 顛頽福不盈目 細禍溢於世 盈目匡者言不

也李奇曰當富貴 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

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

君呂行詐以賈 古國 翰曰韓非設辯說以激發秦始皇之意

賈人於邯鄲見子楚不韋以為奇貨乃謂之曰吾能太子之門不韋

乃以奇物玩好以遺秦王夫人請立子楚為太子昭王薨太子立為

莊襄王賈者言如以奇物玩好賈買於國之恩也項岱曰凶人謂商

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

服虔曰韓非也設辯於始皇韋 說難既適其身乃囚 向曰

昭曰占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 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 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

道終也應劭曰適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下法式

然為李斯所 秦貨既 善本作 貴厥宗亦 善本作 墜 銑曰秦

說囚死於秦 皇也不韋以莊襄王為奇貨始皇則莊襄王之子故云秦貨既貴

者言為王也始皇初即位乃尊不韋為相國太后有私於不韋始皇

知之免相國不韋飲鴆而死故云厥宗亦墜 善曰史記曰秦昭王

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

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為嫡嗣秦

王薨諡為孝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竟飲鴆而死

尚書曰弗德 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子孟軻養浩然之

固大墜厥宗 氣 良曰抗舉也孔子云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

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敢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乎天地之間項岱曰皓 彼豈樂為迺 闊哉道不可

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 以貳也 濟曰彼謂孔子孟軻也言孔子孟豈樂為遠闊富貴之事蓋

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 方今大漢洒所掃羣穢夷

險其豈 翰曰洒掃羣穢謂剪除暴亂也夷平也言險者平之莽

字也 廓帝絃恢皇綱 向曰廓開也恢大也言開大五帝三皇

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銑曰羲伏羲也農神農也規規矩也黃黃帝也唐唐堯也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

含之如海養之如春良曰如海含養萬物納入百川善曰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

莫不同源共流濟曰六合四方上下也同源共流謂同奉天子之化也韋昭曰天地四方也沐

浴文德稟仰大和翰曰稟受也言受大和平均之道也善聞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蘇古和字枝附葉者善本作譬猶草木之

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向曰言上下相親附各得其所有如此也得氣者

蕃滋失時者零落銑曰言仕者得太和之氣者則盛失道者則去位也蕃滋盛也零落喻失位也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不遇者周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

事之厚薄哉良曰參三也言天子之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地為二兼天子為三故云三天也言其知天地

之化豈有人事而能知其厚薄之德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邪今吾子處皇

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濟曰吾子謂賓也曜明也言其以遠之所聞為

明以今之所見為疑也欲從整毛敦都而度高乎泰山懷沈軌

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翰曰整敦小丘也沈濫小泉也重淵海也喻賓以小

見欲窺我大道亦如小丘小泉比度測量太山之高海水之深亦不可至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整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郭璞爾雅注曰敦孟也賓曰若夫鞅斯之

倫襄周之凶人既聞命矣翰曰鞅斯謂商鞅李斯也項岱曰周襄王霸起鞅斯說得行故

言衰周凶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向曰言上古之士行道成名可述於後出者豈有默然無所制作而止於一時王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魯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通帝王謀合神聖銑曰言不然也謂亦有所制作也翰曰魯繇為舜謨以致太平武王訪於箕子問

聖德列炳乎後人斯非亞歟

翰曰烈業也炳光也亞次也言陸賈之徒進納文章

發明天子之聖德業光乎後世此豈非次於傳說太公之徒歟項若

乃夷善本作伯夷字抗行於首陽惠

善本作柳惠字降志而辱仕

夷謂伯夷也抗立也首陽山名言其立行不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也惠謂柳下惠也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也言其能降志辱身

而為仕也項顏潛善本作淵字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曰曰柳下惠顏潛善本作淵字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顏回著於陋巷之中不改其樂一簞食一瓢飲魯哀公西狩放犬野志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孔子見之曰此麟也孔子遂脩春秋上自隱公終篇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也善曰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包孔

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

真吾徒之師表

善本有也字良曰言伯夷等四人聲名達於天下塞於深淵真吾徒之師以為上也表上

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自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

方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乃文乃質王道之綱

有同有異聖哲之常

濟曰言文質同異各在一時此聖智之道所常然也哲智也項岱曰或施

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項岱曰

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

供已味道之腴

庾俱反翰曰所謂志之所好也爾汝也天符天性也向曰供猶全也腴膏腴也言研味

道德之膏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

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腴者神也善本作之名其捨諸

善曰以精神聽察時事及賓又不聞

繫於情也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賓又不聞

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

世莫眊示復不知其將合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

流光也良曰韞藏也言璧藏在石中珠在蚌蛤之內歷世莫能見

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

塗之後蛇於江中街大珠以報恩名曰隋侯之珠

潛於潢汗鳥魚鼈列之濟曰膺龍有翼之龍也潢汗

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汗

不覩其能奮靈德合

風雲超忽荒而踈據皓善本作蒼也翰曰奮起也忽荒

行也皓蒼天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吳蒼皆天名也善曰

徐廣史記注據音戰踈與據同謂之足戰持之並京逆切

故夫

泥蟠盤而天飛者膺善本作龍之神也先賤而後

貴者和隨之珍也銑曰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晃光色也後

也貴謂理而剖之知其寶也和卞和隨隨侯

時暗未顯用時也又舊也善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

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

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

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意遠而隆也

若乃牙曠清耳於

管絃離婁眇目於毫毛分濟曰伯牙師曠皆善樂者離婁目

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

之末分也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

外可謂

逢蒙絕技於弧矢般班輸摧巧於斧斤翰曰

明矣善射者也絕妙也技能也孤弓也般輸者也摧專也善曰吳

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旋孤吳道傳昇昇傳逢蒙項岱

曰公輸若之族名班韋昭曰摧猶專也

於千鈞向曰王良善御者也伯樂善相馬者也軼過也鳥獲

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工相

馬抗刀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

說衛嗣君曰鳥獲舉

和鵲發精於鍼林之石研桑心計於

無垠音銀銑曰和鵲皆善醫者也石藥也研謂范蠡之師也桑桑

曰左氏傳云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

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仍用范蠡計然韋昭

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

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良曰走主人自稱也猶今之言下

走然也廁間也彼列謂列牙曠研

又

桑之徒也密爾近也斯文謂文史之業也服
虔日走孟堅自謂也善曰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
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

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濟曰佳人謂羣臣也善曰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

黃落鴻鴈來賓泛樓舫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翰曰舫

故云樓舫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舫列女傳曰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香冥冥

兮發棹歌善曰棹歌引棹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向曰物極必反故樂極而

哀多也善曰列女傳陶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善曰古長

答子妻曰樂極必哀來壯不努力老

大乃悲傷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

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

園因而命篇曰歸去來善曰歸去來序曰余

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

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良曰蕪謂草也胡猶何也

善曰毛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濟曰思求於祿

故形屈而驅沒此我自為何所惆悵而獨為悲善曰淮南子曰悟已往之不

諫知來者之可追翰曰心悟已往之事亦不可諫而來事

亦可追改謂雖為官今將歸去是追改

古

也論語楚狂接輿歌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

昨非向曰言如人行迷失道路尚猶未遠可早迴也謂休仕也

而吹衣銑曰行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眉

微良曰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日欲暮也乃瞻衡宇

載欣載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也僮

僕歡迎善曰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

三徑就荒善曰三輔史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攜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善曰戰國策曰扶老攜幼

倚南窗以寄傲善曰北郭先生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良曰言田園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游善曰策杖

勸善本作飛而知還善曰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小

景暝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

復駕言兮焉求銑曰焉何也

絕交遊善曰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

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

也論語楚狂接輿歌

可諫來者猶可追

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

昨非向曰言如人行迷失道路尚猶未遠可早迴也謂休仕也

而吹衣銑曰行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眉

微良曰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日欲暮也乃瞻衡宇

載欣載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也僮

僕歡迎善曰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

三徑就荒善曰三輔史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攜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善曰戰國策曰扶老攜幼

倚南窗以寄傲善曰北郭先生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良曰言田園

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夫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悅親戚之情

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將有事予西

疇良曰有事謂耕作也西疇謂替所居之西也疇田也善曰說文曰話會合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濟曰巾飾也言裝飾其車或舉棹於孤舟將游行也善

而經丘翰曰窈窕長深貌壑謂水也謂行旌以尋之也崎嶇險也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向曰欣欣

生之行休禮曰休謂死也吾人生行將死也善曰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若而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

任去留良曰寓寄也曷何也言何不委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

胡為遑遑欲何之善曰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大戴禮孔子曰富貴非吾願帝鄉不

可期濟曰帝鄉仙都也善曰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大戴禮孔子曰懷良辰以孤往或植

杖而耘音茲協韻往田園以習其性也植杖謂插其所執之杖於田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賦詩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也乘化謂

乘其運會也歸盡謂死也奚何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死有所乎歸

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翰曰家語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善注同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良曰關雎篇名美后妃德也

所以風

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風風

上去

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

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

向曰中謂中心也形見也

言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

故永

去

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銑曰上下相應曰成文也善曰發

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困

翰曰天下無主兵戈興動故人困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於詩

濟曰近猶過也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

良曰經治也

厚

善本作序也

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翰曰厚謂使其享厚

故詩有六

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決諫

向曰主文謂立詞文雅也譎誘也言誘人君之意微以為諫也

言足者無罪聞之者足以

自戒故曰風

銑曰言者謂諷諫也

善曰譎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王與樂官商相應也譎諫詠歌

依違不背諫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

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翰曰變其風雅以至夸麗

國史明乎失得

善本作得失

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

良曰苛頌也

吟永

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

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

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

謂之風濟曰一人君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向曰形見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翰曰政則正也言正

天下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

始詩之至善本作志寧也翰曰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

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向曰周南篇名善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

或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攸

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良曰鵲巢騶虞周南召南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正王道之始也基本也善曰先主斥太王王季文王也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

窕思賢才翰曰哀念也善曰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衷謂中心念怨之也而無傷善

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善曰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向曰漢書云孔安國以述尚書為武帝博士又為臨淮太守善注同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向曰書契謂符信印璽也伏羲神

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

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

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

齊曰倫次

與深也揆致也

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

八索求其義也

良曰求天地萬物之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

丘聚也

翰曰志記也言書記之也

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

所安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

也先君孔子

向曰孔子即安國一代祖故云先君

生於周末觀史籍

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

良曰言見史籍之文煩多恐覽讀者不能一一備之也

遂

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

春秋

翰曰刪謂刪略也約謂依約也

讚易道以黜八索

良曰讚述也黜退也言退而不收也

述職方以除九丘

向曰職方書名也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下訖于周

翰曰討尋也墳典即三墳五典也訖至也

芟夷煩亂翦截浮

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

向曰芟除草也夷平

也言墳典之辭有煩亂雜錯者皆除之如芟荒草而平之

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銑曰典謂堯典舜典也謨皋陶謨也訓伊訓也誥康誥之類也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

以軌範也

良曰恢大範法也

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

行三千之徒立受其義

翰曰宣聖弟子三千人也徒眾也

及秦始皇

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濟曰

也

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向曰先人孔子也藏書於壁中也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銑曰闡開猷道

也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

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至魯共王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為魯王謚曰共也好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

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

向曰科斗去文字也王又外孔子堂濟曰王即共王也聞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

人無能知者翰曰言時人無能識科斗之字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

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良曰言隸古者前古文之字以書今文乃得定更

以竹簡寫之翰曰前漢時猶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增多伏生二十五

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

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

篇拜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二卷其餘錯亂摩

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濟曰悉盡也送官謂進於天子也藏之書府

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良曰承天子之詔以為訓傳於

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思為之訓解也覃深也采

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

補於將來翰曰撫拾傳解也約依約也敷布暢通厥其言意也將來謂後之學者書序序所

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

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向曰冠正也言正其篇首以次序也既畢濟曰言定篇已

畢也既已也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銑曰

巫蠱謂時江充誣戾太子厭蠱故不復聞奏天子傳之子孫以貽後世翰曰言既不復聞天子

乃欲自傳子孫以遺後世也貽遺也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元凱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平吳有功如特進善

曰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卒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良曰錯雜也年有四時但舉其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大竹曰策小竹為簡木版為牘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去而

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銑曰檮杌乘皆春秋之列名

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善本有也字 濟曰室為王之所由韓子所

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

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

翰曰上之人謂自孔子已上之人也

赴告謂有事則來告於魯乃為策簡而書之

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

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

志也上

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

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

濟曰害亂也刊削也其

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

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良曰略不盡舉謂略之不能盡為舉說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向曰緩約旨意也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銑曰究盡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翰曰使趨進道業而不患不知也饜飫猶舍飽也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

凡以三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向曰凡猶條目也周公之垂法

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銑曰其理微暗者使明之其道幽隱者使開之闡開也

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良曰善者褒之惡者貶之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

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

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

而暢之也濟曰暢通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

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

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

在善本作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

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
 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
 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善本作諱壁假許
 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
 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翰
楹屋柱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
桷椽也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
 經傳觸類而長之向曰逢事如此類者生其義矣觸逢也長生也附于二百
 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濟曰假設或有人問將欲復谷重明其義春秋以錯文見義銑曰錯雜也若如善
作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

儒所傳皆不其然韓曰然猶如此也答曰春秋雖以一字
 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
 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
 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
 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
 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善本作其字所不通皆沒而
 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良曰膚淺也言諸家及更淺引
公穀以訓解春秋是足以自亂終無益也預今所以為異濟曰言預今所專脩
 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
 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
 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

俟後賢

向曰俟待也言有疑錯之事則備論闕而不斷以待後賢而補之

然劉子駿創通

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

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

穎之違以見同異

銑曰違謂與理相乖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

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

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

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

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良曰詳論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

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

銑曰

孔子卒後而或為人所說之去孔子自立為素王以立明為素臣

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

魯危行言孫以辟

魯本作

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

其義公羊經止獲麟

翰曰至獲麟之時以為終篇也

而左氏經終

孔子卒

向曰至孔子卒時為終篇

敢問所安

銑曰安何也言敢問所以何為之

答曰

異乎余所聞

翰曰言與我所聞異

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三者

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

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

善本作于字

獲麟之一句者

善本無者字

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

善本無則字

春

秋何始於魯隱公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

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

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良曰言隱公是周公之祚胤也

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濟曰祈求也紹繼也言平王能求天之福以承天命繼先王之業開中興之道

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向曰弘大也啓開也則

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翰曰西周謂平王未東遷之時是故

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

法將來銑曰會合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

周正也所稱之公則善本作即字魯隱也安在其黜周

而王魯乎濟曰答上或問之云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此所以分別不黜周王魯之意也子曰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

之文所以章善本作彰字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言

遠辭約則義微良曰皆意也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

包虐身之防濟曰言以忠信禮弟周備其身以防其患既作之後方復隱

諱以辟善本作辟字患非所聞也翰曰言既依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當時之患非我

子以為欺天向曰欲使門人弟子為臣禮於孔子孔子以為欺天也天即君也言此所以欺於君為亂

子路欲善本無欲字使門人為臣孔

子以為欺天向曰欲使門人弟子為臣禮於孔子孔子以為欺天也天即君也言此所以欺於君為亂

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

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向曰誣虛也據公羊

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知途射亦不在三叛之數

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

為得其實翰曰言作春秋起獲麟之時則文之終篇亦止於所起之歲也可謂得其實事也至於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

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

面曰吾道窮矣言此事虛說亦不可取之為實也

三都賦序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

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謚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良曰晉書云皇甫謐字士安安定人也年出二十始受書常患風痺

疾猶手不輟卷至忘寢食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左思三都賦成謚見之為之作序以稱其善也善

本注同

玄晏先生曰

濟曰謐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曰玄晏先生也玄道晏安也善曰謐自序曰始志乎學

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賦弘體理欲人不

能加也

翰曰賦在也言和弘體物以合物理使人不能加益之善曰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登高能賦

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賦材有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賦也敷其義謂之賦引而申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善曰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善曰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昔

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

善曰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也曰君子事之為尚

將

以貫

善本作細字

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善曰說文曰結系也女九切

自夏

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

之體百世可知

向曰言周兼於夏殷二代文質兼備也監兼也善曰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論語子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

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善曰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

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

善本

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善曰兩

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

銑曰頓於

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善曰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

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良曰炳明也善曰

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

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善曰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

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善曰漢書曰宋玉言過其實故有誇侈爭競之文風雅之則於是乎乖

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竝務

恢張其文博誕空類濟曰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為空大善曰孔安國尚書大傳

曰誕大者冒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

聯駟不足以載廣廈善本作夏字接榱不容以居也翰

充滿也廣廈大屋也榱椽也皆謂說事過實也

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

向曰馬融作廣成頌王生謂王文考也靈光謂靈光殿賦也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

賊縱橫以為文武之道聖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

之制銑曰宏大侈麗也煥乎有文蔚爾鱗鱗集皆近代辭賦

之偉也良曰蔚爾文盛貌鱗鱗集言次序也偉美也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

文蔚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

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齊曰常產謂土地所常出

物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

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翰曰司馬長卿揚雄

所出也中域謂中國也則長卿上林而言盧

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言王樹青葱是也

虛張異類託有

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

善本作影字

附流宕忘反非一

時也

向曰祖法也構合也言後世土人法學相如以合其文章者如雷聲發而衆蟄同啓若影之附於形如水流一過不復反矣如此亦久也景影也宕過也非一時言久也善曰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景附謝沉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

平裂 銑曰曩昔也潰亂也圯毀也毀裂謂三國

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

各據守一方也

函夏

良曰孫劉謂孫權昭烈也交益吳蜀地名函夏中國善曰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楮白馬賦

作者先為吳蜀二客咸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

以偏王

良曰作者謂左思也瓌美琦大善曰埤蒼曰瓌璋珍琦也

而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禽

擒字滅比亡國而魏氏

善本無氏字以交禪比唐虞既

以善本作色字著逆順且以為鑒戒

善曰漢書曰其誘逆之善曰鑒戒唐詩蓋

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份

濟曰梁岷二山名荆南地名中區中國也衍大也

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

眾寡

翰曰分次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楊荆之分屬吳也皆參益州分餘皆屬魏分也殖物謂土地所出之物也善曰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阜

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

向曰言二國不可與魏同年而語矣謂魏都美也善曰過秦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

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

方之論也

良曰各自說本土為樂其人皆善矣良善也

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

披圖而校

濟曰披開校比也言可開圖畫者以比之言土物皆以實說也善曰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

之宜杜預曰播殖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銑曰按憑也誣虛也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

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大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集者但收其序而不錄其詞

亦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

銑曰大志謂高尚之志也夸猶極也

遠也言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二十時也善

藏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

五年五十以事去官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

晚節更

樂放逸篤好林藪

善曰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

遂肥遁

於河陽別業

良曰肥猶美也言美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也河陽縣名別業別居也善曰周易曰肥遯

無不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渠於

萬株流水周於舍下

濟曰幾近也舍謂屋也善曰楚辭曰水周兮堂下

有觀閣

池沼多養鳥魚

翰曰觀臺也

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向曰技樂地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出則以遊目弋釣

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

銑曰出謂出游也取鳥也釣取魚也入謂歸入室也善曰楚辭

曰忽反顧以遊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又好服食咽

伊練氣志在不可

傲然有陵

善本作凌

雲之操

向曰服食咽氣志在不可操猶志也善曰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

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

歎復見牽

羈娑娑於九列

濟曰謂仕官如以物牽引而羈繫也娑娑游處也九列九卿也持崇為太僕卿善曰臧

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大僕

因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

翰曰黷汗也善曰

賈逵國語注曰黷媠也毛詩曰茲之永歎

尋覽樂篇有思歸引

善曰琴操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

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

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

曲

向曰儻
疑辭也

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樂

善本作
歌字

辭以述

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

善本有

於字

絲

竹也

鐵曰播布也
善曰
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五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子善注

序下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翰曰豪士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固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

審矣文選但錄其序莫載其賦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固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向曰建立也言立功者逐事為

宜故云不一也 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何則脩 善本作循字 心以為量

者存乎我 銑曰立德是因之於心而潤其身進退是非故德聲常存是以存乎我也 善曰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

乎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良曰立功於人以成其事是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 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

豐約唯所遭遇 濟曰域謂身也豐約大本也 善曰言德有恒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

落葉俟微颯 善本作風字 以隕而風之力蓋寡 善曰漢書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也

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末 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戲歛而就之

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 是琴之感以末也 五臣注同

風將隊之泣不足繫哀響也是故苟 善本作烈

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

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 善本無言遇時也一句向曰斗筭小器也 善

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 善本有也字 銑曰言才不及古之半而立功已倍於古人者

勢 蓋得時遇勢也 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

伊周之位者有矣 良曰歷編也徵取也伊周謂伊尹周公也 善曰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

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索物之相物昆蟲皆有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 歷觀古今徵一時之功而居

此情 濟曰自我謂自說已足相物謂物皆相輕此雖智士猶嬰繞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

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動神器暉 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翰曰挾帶也勳功也神器天子也稱其光暉承其顧眄故萬物隨其

心意以為俯仰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

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善本有哉哉向曰

其所欲以為常安耳飽其諂諛之說以為實然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言位重才輕也善曰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

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銑曰期猶

人所大同此意也善曰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司忌盈害上鬼神猶

且不免良曰忌人盈滿而下之陵上者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譖

左氏傳狼譚曰唐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

節濟曰操執也言人主執生殺之常柄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稷也善曰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

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裒

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于旌誓眾

奮於阡陌之上翰曰裒服黑也荷執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欲有大逆之事也漢宣帝

時代郡太守任宣謀反及誅後任宣之子章因帝欲祠廟遂衣黑服執戈立於廟門之下以待天子欲報父讎乃發覺伏誅楚將項燕為

秦所殺項梁與諸侯引旗誓眾約將滅秦以報父讎也阡陌道路也善曰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旌頭劍挺墮地首垂足土中刀響乘輿

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止在渭城界中夜之服入

廟居即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裒服黑張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為兵揭竿

為旗況乎代王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向曰異世所聞將讎

之道況乎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而裁成於物此為臣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

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銑曰大匠為斲固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尊也

故人有代匠斲者非其所宜故為斤斧傷也臣代君制非其所順必為天下所誅也善曰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

夫政由寡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

不父堪

良曰衛獻公之時政由大夫甯氏不由公族但祭祀宗廟則公主之而已此忠臣見之慷慨發憤人主當之不能久

甚其敵也

善曰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是以君爽快快於

反善本

不悅公旦之舉

濟曰君與邵公也快快不悅兒公旦

從革

邵公不悅疑魯公有異志於成王也

善曰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

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

鞅非少

平侯師師謂相法也側

主臣也

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

翰曰漢丞相魏相封高

自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

善曰漢書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

而威圖黜凶

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

列侯宗室見鄧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

矣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

善本有

與

向曰言周公霍光所以使其疑懼之者豈不為臣勢彊而行君之制

使之然歟昔者周成王不能遣群臣之謗疑恨周公於懷嫌疑各恨

也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懼之若有芒刺在背

也負則背也芒亦刺也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崩管叔及群弟流言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

善本作

焉

銑曰周公之志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親

父毛萇曰叔

父謂周公也

登帝天

善本作

莫至焉

良曰周霍二人登帝王於天位其功厚也至死不易其

善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

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

仲曰奪伯氏駢邑三伯

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

濟曰周公

言霍光有芒刺之懼故皆時危勢劣方

則伊生抱明允以嬰

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

翰曰伊生伊尹也

也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七年太甲潛來殺伊尹也允信也言其抱明

信之心以嬰誅戮也越大夫文種為越王滅吳功大或人告其為亂

越王乃賜種劍自殺齒及也言明信忠敬之道人之本也以此而死

固為人臣所疑也善曰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

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

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

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故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

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

如彼之懿 向曰篤厚也穆和也懿美也言厚聖善曰謂周公也

大德至忠 如此之盛 銑曰謂伊尹文種霍光也 尚不能取信於人

主之懷止謗於西休多之口過此以往惡 鳥覩其

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 銑曰言聖賢盡忠尚不免讒言過也善曰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乎衆多之口

又況乎號養 土高

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 去聖哲所難

者哉 良曰號養會也易輕也道家所以為忌富貴而驕也聖哲所難其志不易 善曰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

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 濟曰權勢過甚則身危之本禍也去遠勢利則求安之先也

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 翰曰不知此理則壅止其身也

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 向曰言

見百姓 謀欲害其已身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無積德也 善曰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

宮備也 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 古傷

心之怨 銑曰行嚴刑峻法必取怨傷亦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溥注曰賈賣也尚書

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 曰民罔不盡傷心

下 良曰震懼也言使人主懼也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眾心日 侈 直氏 危機將發而 善本無 偃仰瞪 孕 眇謂足以夸

世 濟曰侈壞機事也偃仰驕傲眇邪視自尊貌夸世謂夸其首曰以瞪眇埤

笑古人之未工忘 善本作 已事之已拙 翰曰笑古人之道未盡善也 知曩動之可矜暗成敗之

有會

向曰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暗成敗之理必有運會也

是以事窮運盡必於

顛仆

音赴銑曰顛仆謂傾倒也

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

善本有也字良曰風起則

塵飛而合暗言禍速應也酷猶法也善曰答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論君上塵從下起以論斯等

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去蓋

為此也

濟曰過已謂虛有大名而才不足也踰亦過也量才量也蓋謂此也者謂顛仆禍酷之事

夫惡欲

之大端賢愚所共有

翰曰人情有所惡心有所欲此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然善曰禮記曰飲食

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而游子徇

善本作徇字高位

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

已

向曰游子謂游宦之子也徇求也

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

善曰漢書曰項羽歌

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王之勢位莫盛焉

善曰震主已見上文

率意無違

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

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

銑曰借假也伊人謂有功之人也言假使功成之人

少覽天道知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久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善曰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嚴穴邪

則巍巍之盛仰邈

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

良曰巍巍高大貌洋洋美譽也俯冠來籍謂為將來史籍

之首也冠首也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

節弥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

善本作逸字

劭謂不絕也愈益也善曰小雅曰劭美也此之不為彼之必昧

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

善本作釁字

積成山

岳

銑曰河海之大跡塞之成小流喻功大而為一罪所蔽矣堙塞也窮小也一簣一籬土也釁罪也言若長惡不改如一簣之上

漸積以成山岳之大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名編凶頑之條身馱荼

毒之痛豈不謬哉

良曰編次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荼毒之痛謂受刑網也善曰